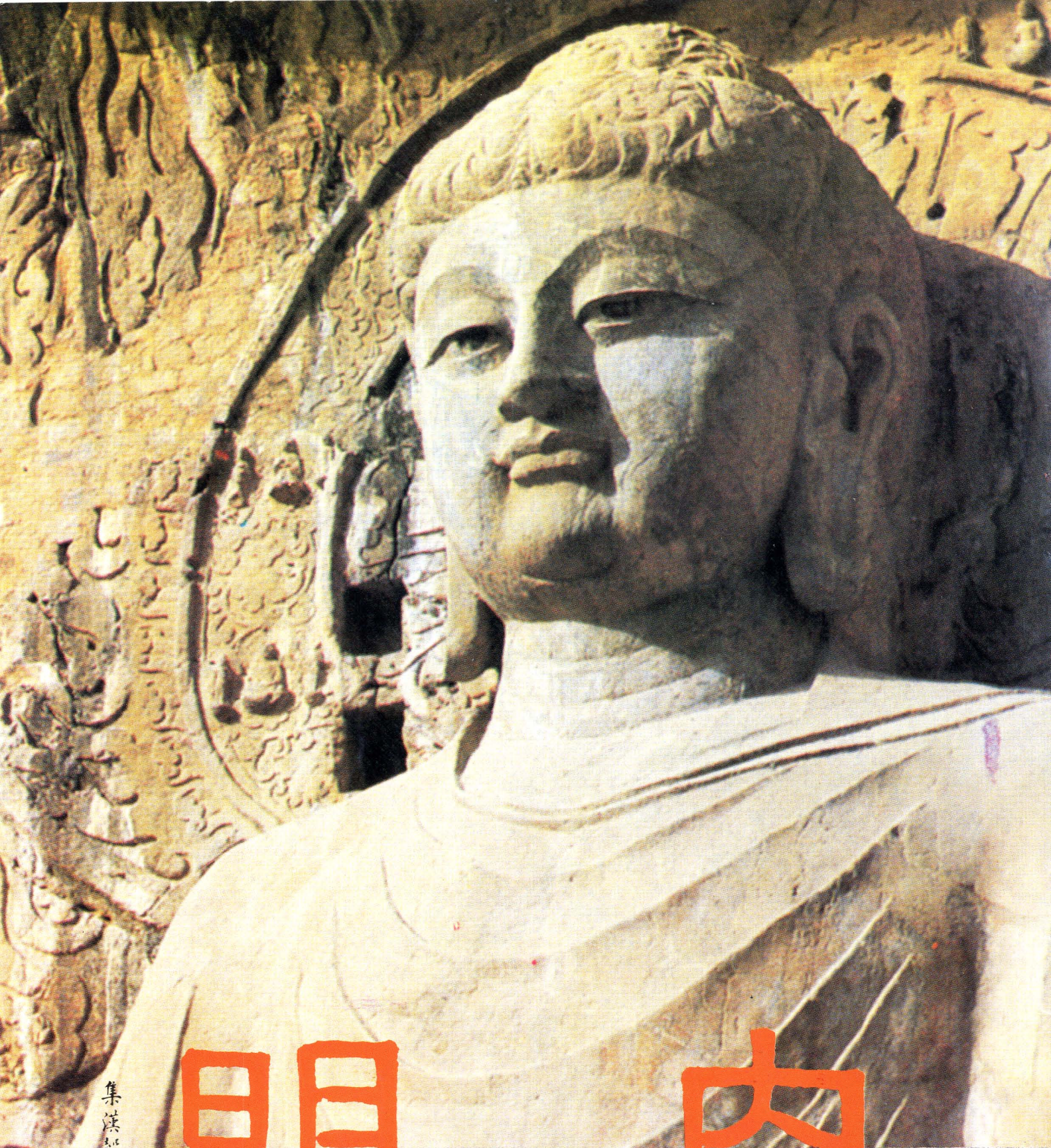




明内

集漢魏城刻石字



183



△龍門最古石窟——古陽洞



震動天文界的新發現

「一九八七A」的爆炸

認識佛說宇宙奧秘

馮馮

一、「一九八七A」超級新星的誕生

今年一九八七年初，天文界又再傳出喜訊，令人十分振奮！這件大事，又一次使我深深感到佛說宇宙學符合宇宙真相，而且也可證明了用科學新發現去印證佛說宇宙學，並非「牽強附會」！

這件今年一九八七的天文界大事，就是在二月二十三日夜，無線電天文望遠鏡電腦收到了大麥哲倫星雲（Large Magellanic Cloud）從十七萬光年以外發射的光芒！

大麥哲倫星雲，在我們地球南半球的下方太空深處，據天文界的測定，距我們十七萬光年，（過去曾有某大百科全書刊載為距離五十萬光年，不確。）它的直徑大約十萬光年，是一座小型

的星雲漩系。（我們的銀河系直徑是五十萬光年）這座大麥哲倫星雲內有一個光亮的超級星球，比同一星系內的其他星球光亮得多，天文學家一向推論這是一個超級新星（Supernova）。

一個星球或星體，在衰老末期，突然爆射強烈光芒後，逐漸耗盡能源，終於成爲一個中子星（Neutron Star）或中子太陽（Neutron Sun）。這是天文學家稱之爲「超級新星」。大麥哲倫星雲內的那個巨星，就是一個這樣的超級新星。

天文學家早就知道它是超級新星，但是，一直未收到它爆炸輻射出來的光芒，直到一九八七年二月廿三日之夜，才突然收到，這消息引起了天文學界的狂喜。

十七萬年前，正當我們的地球仍在冰河時代，南非洲當時的

氣候很冷，那時候，遍地都是狒狒，鬣狗（一種兇殘的野狗），（似狼亦似豹），長頸鹿，現已絕種的巨馬與巨犛，角長達十三英尺的巨牛，那時候，尼安特陀人（舊石器時代原始人 Neanderthal）尚未出現，不過，已經出現了以兩脚直立的原始人——今天人類學家稱之為舊石器時代原始猿人（Archaic Homo Sapiens）已經懂得使用石頭行獵和製造很原始的石器工具，例如石斧石刀等。

舊石器時代原始人必定會在一個晴朗的晚上，仰視南方的天空，看見這座麥哲倫星雲的一團燦爛光霧，像要爆炸掙脫星環狀的周圍星團似的。原始人當然不會知道，這星雲內中央的一顆巨星就在那一夜突然爆炸，迸發了極強的輻射光芒，使南方天空上的千千萬顆比太陽大上多倍的星體為之失色，這個新誕生的超級新星的強光，以八十萬六千二百八十二英尺秒速，向四方八面射出，其中有些光芒射綫，經過十七萬年（我們地球的「年」）才於今年二月二十三夜射到了地球，讓我們看見！證實了天文學家測距十七萬光年是準確的。大麥哲倫星雲在我們地球南半球下方天空，算是所有的星雲之中最接近我們的了，但是，以光的速度也還需走十七萬年才到達地球。佛經中提及那些越過千百億個佛刹宇宙的世界，不是又一次獲得天文學發現的支持嗎？推論下去，既有確證十七萬光年之外有大麥哲倫星雲。那麼幾十萬至兩百億光年以外的星雲也是確有存在的，千百億佛刹以外的宇宙羣，當前天文學尚無能力測見，但是，從十七萬光年以外，推證到兩百億光年以外，與四百億光年以外，也可進一步推證到千百億佛刹時空以外必有無數不可說數目的宇宙羣。這些本來就是很科學的佛經宇宙學，又有什麼「神話」「迷信」呢？只是那些完全不懂科學與天文學的學者，目光短小，只知在「文字學」上鑽牛角尖，存心要把佛學佛教降貶為純粹的人文主義哲學，這樣一來，就可以擺脫「倡導迷信」之嫌，而是方便其論文拿哲學學位。又有些學者，認為研究佛經中的超自然及宇宙學無關人文宏旨，

目錄 期三八一第

明內

特載

震動天文界的新發現「一九八七A」的爆炸

認識佛說宇宙奧秘……………馮 馮 3

海外通訊

記太虛大師上生四十周年

紀念集會……………幻 生 12

特稿

肇論淺釋（續）……………單培根 18

教宗賢首行在彌陀……………林克智 23

「大智度論」集粹之六十四

「菩薩為實際而行般若波羅蜜」…智 銘 25

法海拾貝

佛學對中國哲學的影響……………蔡惠明 29

佛教文藝

峨山夜月……………法 雲 31

永懺樓隨筆之八十九

天鼻通……………馮 馮 36

虛雲和尚（續）……………馮 馮 41

佛教消息……………編輯室 44

畫頁

封面：龍門石窟釋迦牟尼佛石雕像

面裏：龍門最古石窟——古陽洞

底裏：古陽洞裏佛像羣

封底：龍門石窟菩薩石雕像

他們說這些都是「神話」「想象」，不值得研究，只要研究其人生哲學與辨證學就夠了。殊不知諸佛講經必講超自然的用意，是因為佛法是超越這一個時空宇宙的宗教真理，它是延伸到無限世界，無限宇宙群，無限衆生的。佛法不是僅僅接引地球人類而已。佛經內紀錄的是佛法接引多元宇宙羣，各種各色的微塵數宇宙世界的有色無色衆生的敘事體文字。我們不知天道，怎知做人？做人的道理，也是宇宙法則的一環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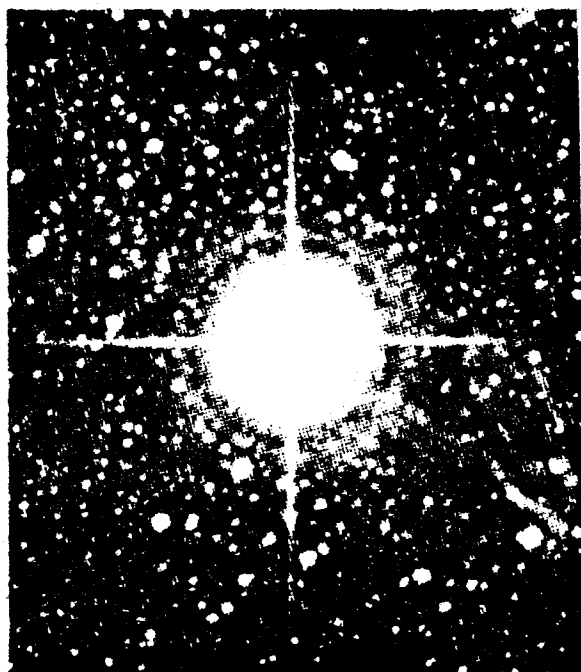
一九八七年二月二十三日之夜，在南美洲智利國北部，八千英尺海拔的高山上面的拉斯金班那斯天文觀測台（Las Campanas Observatory）廿九歲的加拿大天文學家衣恩·蕭頓（Ian Shelton）發現電子天文望遠攝影機上的影片攝錄下了一團強烈的星光，是位於大麥哲倫星雲內的大蜘蛛星雲（30 - Doradus - Tarantula Nebula）附近放射出來的。這是該處前所未見的巨大光亮。

蕭頓以為是影片上的錯誤，他走到外面，仰望南天，用不著望遠鏡就憑肉眼，也看見了這個光芒萬丈的超級新星，雖然無綫電天文望遠鏡常常都攝錄了多達成千成萬的超級新星，但是，那些都太遙遠了，不是人類肉眼所能看見，人類的肉眼視力太有限了！這是自從公元一八八五年肉眼見過一次超級新星之後的首次再可肉眼見到超級新星！更重要的是，這一個超級新星是我們最接近的鄰居！它是一六零四年出現的超級新星以後，最光亮的一個。

蕭頓的發現，立刻獲得天文學界的公認，並且命名該一超級新星為「一九八七A」，就是說，它是一九八七年發現的第一個超級新星。這個新發現引起了全球各國天文界的驚喜，天文學家們紛紛飛到智利來觀察這個「一九八七A」，這是當代天文學界首次獲得這樣的接近機會來以肉眼直接觀察超級新星，難怪科學家們欣喜若狂了。



（前之炸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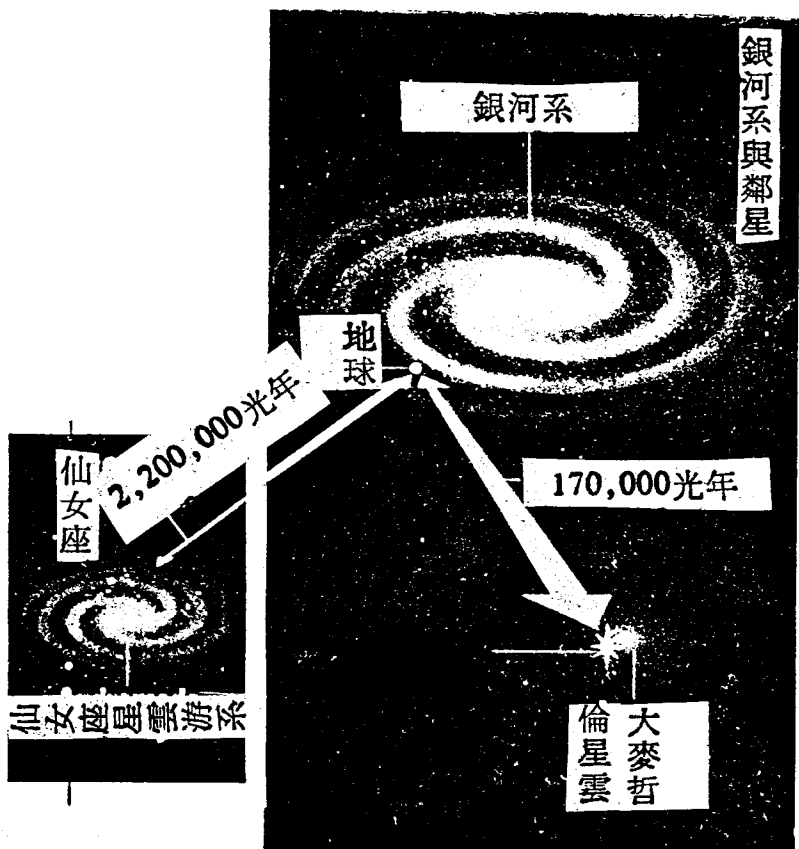


（後之炸爆）

名命星新級超為成，炸爆前年萬七十於球星個一內雲星倫哲麥大
地達射夜三廿月二年七八九一它影錄文天為圖。「A七八九一」
。圖的到射已為右，圖的到射未前以為左圖，芒光的球

科學家們還有一個驚喜的理由。那就是如此接近的觀察超級新星的爆炸，可以確切地觀察和分析宇宙的形成過程與物質元素

形成情形，在過去，科學家們已經運用精密的儀器來研究及分析了很多超級新星，知道其爆炸後會產生很多元素，又復旋轉為星塵漩渦系統，其內的許多小組旋系又逐漸形成了新的星體與行星，行星逐漸冷卻之後，有些就出現有生命形態的生物，除此之外，星雲爆炸會輻射出很多宇宙射綫（Cosmos Rays），引起我們地球上生物的變異（Mutation）及進化（Evolution）。我們人類與各種動植物，都是由超級新星的物質構成的，無怪乎伊利諾大學太空物理學家拉理·史瑪爾（Astrophysicist Larry Smarr）說：「我們是超級新星的子孫。」



科學家們所知道的超級新星的成住壞空循環過程，在佛說諸經內，都早已有開示。起世經、大樓炭經、泥犂經、泥洹經、七

日經……等等都有提過，上文已舉例過，茲再摘一段，「起世因本經第九」住世品第十一說：「……有諸世界，轉住轉壞，無有間時，」「……須彌山王，悉皆起烟……其火大盛，充塞溢滿……山峯崩落，其火焰燒，風吹上燒梵天……乃至光音……」，說的大火，就是爆炸，須彌山王，就是星雲漩系中心，風吹就是指輻射，這種叙述，在阿含諸經內，多得不勝枚舉。

加拿大多倫多大學天文學家羅拔·加利臣（Ribert Garrison）是在智利拉斯金班那斯天文台使用多倫多大學設置該處的天文望遠鏡的，他說：「此次一九八七A的爆炸發現，等於是寫出宇宙的教科書，這一次的接近觀察，將會證明一向的天文學理論是正確。」

諾貝爾物理學獎金桂冠得主，魯比亞博士（Nobel Laureate Carol Rubia）說：「在過去，對超級新星的研究，只是科學上的幻想，現在才是真正研究開始。」

看到「一九八七A」的光芒射到的錄影，就好像看到了十七萬年的天象歷史影片的重映！可惜這個超級新星只能從地球南半球看得見，北半球的居民是沒有這份福氣了。在南半球的奧大利亞、南非、南美各國，現時已雲集了全世界的頂尖科學家與很多業餘天文觀察者，大飽眼福。美國太空署（NASA）也緊急命令它的一些太空船立刻觀察此一新星。預備於一九八九年將飛抵海王星的「航行者二號」[Voyager II]，已受命將兩架紫外綫偵察儀指向「一九八七A」，「太陽系瑪斯」[Solar Max]衛星也將注意力從原定目標的太陽移向「一九八七A」的甘瑪射綫（Gamma Rays）。「國際紫外綫探險者衛星」[Ultraviolet Detector]也開始測量「一九八七A」的紫外綫輻射量，日本亦緊急發射一座衛星去測量「一九八七A」的熱氣輻射。

在美國與加拿大之間的伊利湖（Lake Erie）地下鹽礦，在日本的一座鉛礦與鋅礦，在法國與意大利之間的白朗峯大隧道（

Monte Blanc)，在蘇聯的艾布魯斯²（Mount Elbrus, USSR）地下隧道……科學家們已經紛紛檢驗電腦打出的輻射量報告，希望能找到超級新星爆炸所產生的虛無其體的微中子（Neutring）會有一些射來，給液體的微中子偵察儀所捕捉到，美國太空署於二月底在葛達太空中心（NASA Goddard Space Flight Center），舉行緊急臨時召集科學家會議。

到了三月中旬，科學家們已經豐收了很多資料，多到來不及分析，證實了一向的理論沒錯。

最早的資料收集，顯示出「一九八七A」周圍的氣體外殼是向外擴展的，其擴張速度接近每秒鐘一萬英里，不久，這個超級新星的顏色很快就從藍色變為紅色，比科學家們預期為快，美國資助的智利多羅洛山天文臺（Cerro Tololo Observatory）臺長美國天文學家羅拔·威廉士（Robert Williams）說：「它變色比別的超級新星快了五至十倍。」

這種急速變色，顯示着它的外殼氣體已經因急速擴張而加速冷却，致使輻射的光綫的波長移向光譜上可見的紅光一端。（通常，新星由藍光變紅光就是趨向衰老壞空，光芒漸減）

它還有一種奇怪現象，那就是它的亮度不很高，羅拔·威廉士說：「照它的開頭光芒來看，它應該有的亮度，至小是從一到零指數」。（指數越低，亮度越高，這是天文學用以形容星體亮度的慣例標準，例如：天狼星（Sirius，中國稱天狗星）的亮度指數是「負一點五」（-1.5 Magnitude）倘若「一九八七A」的亮度指數是零，它就會成為夜空中最燦爛光亮的星星了，可是，「一九八七A」的亮度指數只有四點五，相當於一顆中級亮度的星球，而且，光亮搖擺不定。

這情形引起威廉士推測「一九八七A」可能含有一個前身星球（Antecedent）——那可能是體積較小的。」科學家們因此檢

星查大麥哲倫星雲的歷來攝影圖，他們認為其中的一顆藍色巨星SK-69-202可能就是這個「一九八七A」的前身。但是，藍星的年齡尚輕，不似可以突然衰老爆炸。

兩星期之後，「一九八七A」的紫外綫輻射已經消失，紫外綫偵察儀重新發見了上述的藍星。安然無恙，這才使科學家們鬆了一口氣，他們隨即又將目光轉移向影片上的其他兩個較暗淡的星球，不過，這也使他們覺得不對勁，超級新星的前身不該這樣暗淡。

不過，這時傳出了喜訊！四架微中子偵測儀都錄到了微中子從「一九八七A」光滅前射到的好消息，證實了虛無的微中子的存在。（後文再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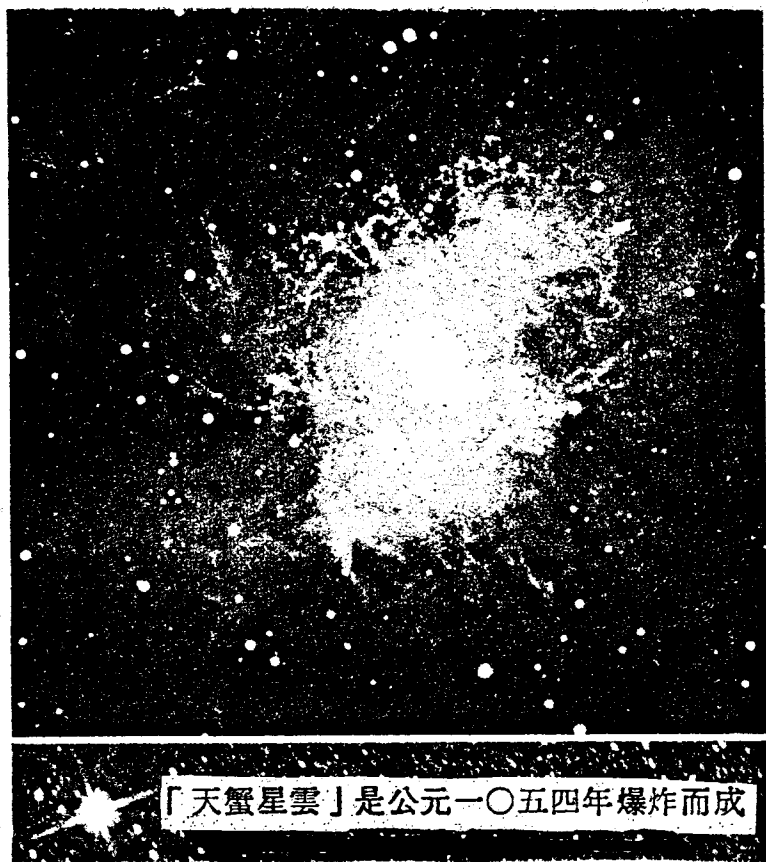
二、六種震動與「黑洞」地獄

中國古代歷代的天文學家都細心地紀錄下來天象情形，「欽天監」就是中國古代的天文台台長，他們密切地注意觀測天象。最注意的就是「紫微垣」（帝座的安危，紫微帝座在北斗七星之上方，從古以來被視為皇帝的天命所寄，倘若有「客星」來犯紫微垣，那就會有天災兵災人禍，所謂「客星犯帝座」，是中國古代最害怕的天象。客星能犯紫微，即是說飛來飛去，可能是彗星吧？不過，有些西方學者認為中國人所懼怕的客星是超級新星的爆炸光芒侵射了紫微座（現在西方人叫做蠍子座 Scorpion Constellation 附近的安他里士星 Antares）。中國的欽天監在公元前一千三百年就記錄到客星犯紫微帝座。不過，我認為那可能是彗星。

東漢靈帝劉宏中平二年（公元一八五年），欽天監記錄稱：「中平二年十月癸亥日，客星現於南門，巨大如席多彩閃光，至翌年六月，漸行縮小無踪。」（此處從英文資料取來，手頭因無「漢書」，未能提供原文）。現代西方天文學家很多認為這是一

個超級新星。中國歷史記載有在最近一千年來發現過有在銀河系內五個超級新星的爆炸。

埃及古經上提到公元一零零六年的特別明亮超級新星，日本古籍也提到公元一一八一年的新星爆炸，肉眼可見巨大的新星爆炸，應推公元一零五四年七月四日發生的，在獵人座(Orion)附近金牛座(Taurus)的一個新星，它的爆炸半徑只有六千光年，但是它的烟霧至今仍未散去，成為玫瑰色美麗星雲奇觀，現代天文學界命名之為「巨蟹星雲」(Crab Nebula)，它的光芒，肉眼可見，堪與金星相比，白日亦可看見。中國古代天文學家當然亦有記下它的爆炸(請參看「宋書」中宋仁宗至和元年的欽天監紀錄，因手頭無史書，未能擷取原文)。日本國史亦載有此事。



「天蟹星雲」是公元一〇五四年爆炸而成

這座「巨蟹星雲」，提供了很多資料，讓當代科學家得以從茲研究新星爆炸及宇宙成壞。

歐洲人要等到公元一五七二年才初次有記錄看見超級新星。丹麥天文學家狄普·布拉希(Tycho Brahe)記錄下他看見了新星於天后星座之內(Cassiopeia)。

一六零四年，布拉希的前任助手莊那頓·克普勒(Johannathan Kepler)發現天蛇座(Ophiuchus)內的一個肉眼可見的超級新星。發現時，它仍未爆炸擴張至最大點，因此，克普勒的肉眼觀察記述對於天文學界有很多很好的參考資料。不幸地，此星光照夜空為時僅五年，等不到後來的意大利天文學家加利略(Galileo)用望遠鏡去觀察它。

從過去一千八百多年的天文學歷史來推論，天文學家認為，在我們銀河系附近，每一千年會有四個肉眼可見的超級新星產生。但是，從一六零四年至一九八七年，並沒有任何記錄肉眼可見的超級新星。一八八五年，在仙女座(安黛洛美達星雲，在地球南下方二百二十萬光年)發現的超級新星，光度恰在肉眼可見度的邊緣，不能算數。另外，有許多新星也只是一閃即逝，就是那些「白矮星」(White Dwarfs)，它們的光能只及超級新星的千百份之一而已。

公元一九三零年代，美國加州科技學院(Caltech)天文學家菲立茲·紫維奇(Fritz Zwicky)與同事華特·巴德(Walter Baade)合創「超級新星理論」，並開始作有系統追尋超級新星，他們認為，在宇宙中那麼多的星雲系內，必有很多超級新星，不致難尋。果然在過去四十多年中，他們的研究組，一共找到了差不多三百個超級新星，比歷史上記載的還多了三十倍！加上世界其他的天文學家們的發現數，合計至今全球已發現了六百多個超級新星。

佛常說：「此世界滅，彼世界生！生滅同時，滅已還生……」（見阿含經），真是一點也沒說錯！

現代天文學家與天文物理學家，已經從這些超級新星獲致了基本上的認識，星球盡力要以其質量重力將本身的物質向其內部中心拉進去，但是，它核心發生的高熱核能輻射都要將物質推向外面去，使星球變成一團高熱的不穩定氣體，這兩種自相矛盾的力量，通常是會保持在平衡的，但是，一旦核心的核子能源竭盡，星球的質量重力就佔了上風。核心內已經全無抵抗力，就會像泄了氣的氣球般地垮陷了。像我們的太陽這般大小的一個星球，它的核心垮塌會分幾段時期，然後就停止，於是，星球的物質都壓縮成為了退化物質（Degenerate Matter）。荷負電的電子互相排斥，使星球不致塌縮下去。像我們太陽那麼大的星球，就變成了只有我們地球的大小，但是仍然含有太陽那麼多的質量，換言之，即是很高密度。發出白光，即是「白矮星」。

「退化物質」極力抗拒壓縮，因此，一般的白矮星都不會發生事故，在我們銀河系內，有很多白矮星，普遍地呈現穩定，但是，倘若白矮星有一個「伴星」，即是雙星系統（Binary System），而白矮星的質量重力又足以吸引它的「伴星」的氣體，越多，以致白矮星本身充滿了伴星的物質，那麼，質量吸引力的壓力就會引發了被俘氣體的強烈，觸發爆炸，把被俘氣體爆噴出去。結果就是形成了「非超級新星」（Nonsuper Nova）又稱為「花園點綴新星」（Garden Variety Nova），我們的銀河系內每年都有至少五十個這一類的非超級新星被天文界觀測到。

倘若被俘的伴星氣體不點燃而爆炸，那麼，白矮星本身的質量就不斷增加，直到到達了某一極限的飽和點，稱為「桑達拉斯卡爾氏極限」（這是芝加哥大學天文學家桑達拉斯卡博士（Subrahmanyan Chandrasekhar 所創）。）那時，星球的質量吸引力就會壓倒電子間的彼此排斥力。一個白矮星的質量到達了我們

太陽的一點四倍左右，它又會再突然塌陷收縮，產生很高的溫度，點燃了核爆之火，形成超級新星！只要半秒鐘，整個白矮星就已被火焰燒遍了，這種巨大爆炸，這是第一型的超級新星爆炸。

假如白矮星的質量體積大到等於八個我們的太陽以下，它的外層物質噴射不停，會使它仍然停留在桑氏極限以內，而仍然保留白矮星的穩定狀況。白矮星會去它的外層氫氣層，換言之，一般白矮星並無氫氣外層。因此，當天文學家發現沒有氫氣外層的爆炸超級新星之時，都將之歸納為第一類型的超級新星。

假如星球的質量體積超過我們太陽的八倍，它就會不穩定而短壽，它會發出紅光，成為紅色的一個巨星，最後爆炸毀滅，這是「第二類型」的超級新星。

這種「第二類型」超級新星，是巨大的星體，年齡大約在七百萬年時，它們迅速地燃燒本身的氫氣很快耗盡，化為氦氣，體積就收縮了，這壓縮使溫度陡升，高達攝氏一億八千萬度（180 Million degree Celsius）已超過可以燃點氫氣所需的溫度，而且放出很大能量。然後，星球又再擴張，可以維持穩定一個時期，大約是六十萬年，它的全部氫氣都燃燒了，成為碳氣與氧氣，然後，在短期內，溫度激升，星球漲大一陣，又收縮一陣，它的火焰漸減。之後，突然迸發爆炸，溫度空前高升，將輕元素燒成重元素，直到它的硅變為鐵為止，這就完結了，因為鐵元素在此情況不能被燒成更重的元素了。在此階段，星球看來像一只鐵心的洋蔥，核心是鐵，最外的一層是氫氣，氫氣層內面有很多層次，大約二十種；例如：硅層，硫層，鈣層，氫層，氫層，鉀層，氫層，鎂層，鋁層，磷層等等，（請參閱起世本因經等所載佛說諸世界大火火災的災變。例如，大樓炭經第五：「世間有七日出，四大天下，及八萬城，大山及須彌山王，皆燒炙出烟……後復久久，有大風起」……這些不正是與今日科學的發現相近嗎？

七日是七個巨大的形如太陽的大星球，四大天下是四個小星系，八萬城是八萬個小星體世界，大山是小星星的中心，須彌山王是大星雲漩系的中心，例如銀河系中心，其形從側看如山。）

這超級新星的穩定不能持久，一旦它核心的硅焚燒成鐵元素，它的核熱反應就停止了，由於缺乏足夠的輻射壓力（Radiation Pressure）來支持它，它的鐵元素成份核心就崩潰了，在一秒鐘之內，它就壓縮成爲很小，其密度比原子核還大得多。就好比地球壓縮到只有紐約市那麼大！它的電子在如此巨大壓力之下，已無力再互相排斥，都給壓擠到核子內去了（核子內通常只有質子與中子）。在千分之一秒之內，這些荷負電的電子，與荷正電的質子結合而成爲額外的中子，這過程也產生了虛無形體的微中子（Neutrino），射出太空中。在此情形之下，是很少微中子會給壓縮在核子內的（微中子可以穿過一切）。星球核心的質量密度越來越大，震動之波四張，進入了外面各層（這是佛說六種震動之一），大爆炸將外層的各種元素射向十方，最後，星球核心只剩下了一個中子核心（Neutron Nuclei），天文學家稱之爲「中子星」或「中子太陽」（Neutron Star or Neutron Sun）。

倘若這個星球太巨大，比方說，大於我們太陽四十倍，它的質量密度極大，大到無法測量，當它發生大爆炸之時，它就不會變成一個超級新星，它會變成一個無限深，無限大，密度無限大的「黑洞」（Black Hole），黑洞好像是我們洗澡缸放水的漩渦，無限大密度的物質都給漩渦帶走，進入了另外的佛刹時空宇宙！佛經內對於這些可怕的黑洞，是有近似的描述的，請參看阿含經「起世經」的「地獄品」等經文。所謂黑雲紗地獄，無間地獄……例如地獄品中第四之一：「……入黑雲沙小地獄中，其獄縱橫廣五百間，既入獄已，上虛空中，起大黑雲雨諸飛沙，其焰熾熱，極大猛烈……五叉地獄中……烟焰洞起……起世經第三，地獄品第四之二，「……於虛空中，忽生轟大黑繩，熾燃猛熱，譬如黑雲，從空中出，~~黠~~交塞，下接於地……」這就是像龍捲風形狀漏斗形的漩捲的「黑洞」地獄！還有無間地獄……當另文再

論。

三、一念入無限宇宙世界

現在再回到「一九七八A超級新星話題：它似乎亦遵照一般超級新星的演變程序，在忽然之間爆炸，光芒四射，天文台收到它的光芒，光譜分析，發現它含有氫氣，它應是第二類型的超級新星，但是，國際紫外綫探險衛星（International Ultraviolet Explorer Satellite）發現它的紫外綫急速減少，這就使天文學家們很困惑。哈佛，史密斯申年太空物理中心（Harvard-Smithsonian Center for Astrophysics）的天文學家羅拔·柯殊那（Robert Kirshner）說：「我們檢查光譜，發現它的紫外光含量類似「第一類型」超級新星！這是一個謎！」，德薩斯大學的天文學家威勒（Wheeler）也說：「這一個超級新星有些滑稽特徵。」

它還有一個奇象，使天文學家困惑的，那就是，它很快暗淡下去，但是忽然又增亮了一些，在三月初的兩週，它的亮度讀數是四點五，忽然又增亮了，成爲四點二五，這是以前的超級新星所未有的，這種現象使科學家們大感驚異，其實，天道「無常」，佛經早說過了。法界哪有一定不變的？

另一個使科學界最關切的問題，就是「一九八七A」到底有沒有射出微中子？他們要捕捉它射出的微中子來証實宇宙中確有存在自由的微中子這種虛無形體的粒子（請參看拙著「太空科學核子物理學與佛理的印證一書內各篇關於微中子的研究」，「天華公司出版」此處不贅）。

美國與以色列的太空物理學家三人檢查爲捕捉「一九八七A」的微中子而設的設備及電腦記錄，發現日本的天文台的設備捕捉了十一「粒波」的微中子，那是在二月二十三之夜，在十三秒鐘之內捕捉到的！比「一九八七A」的光芒的來到還早了兩小時！這真是天大的喜訊！引起科學界的狂喜！

同時，美加邊境伊利湖湖底的IMB（Irvin-Michigan-Br-

rokhaven) 偵察儀，也與日本同時間捕捉了八粒波微中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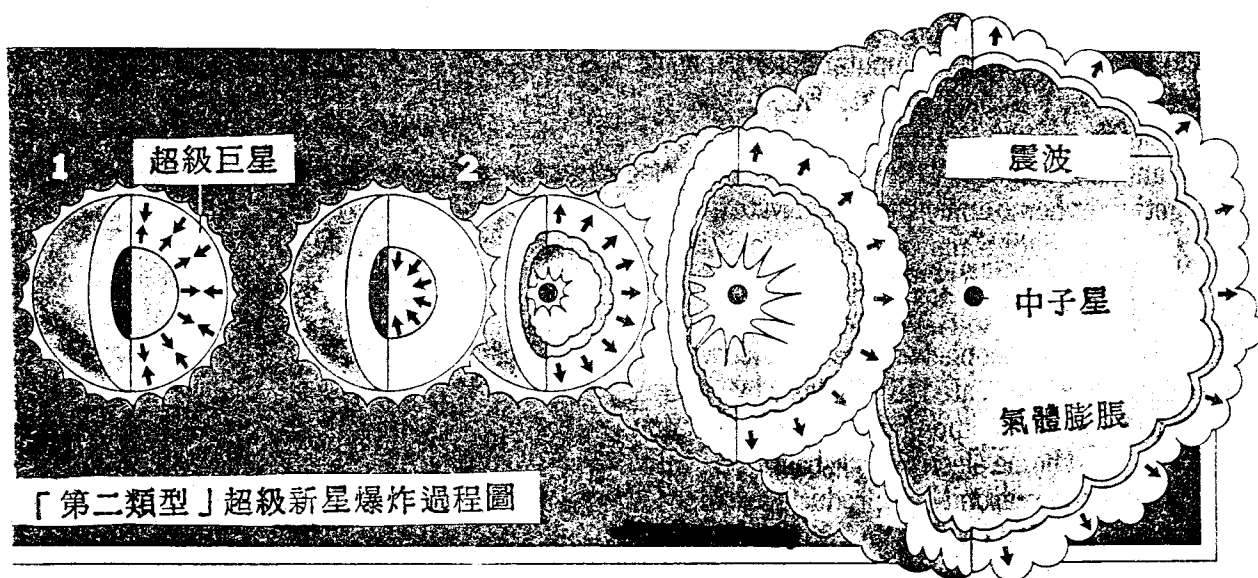
法國蒙布朗山洞內的設備，與蘇聯的艾布魯斯山洞設備，亦與美日同時捕捉到微中子！四處都同時錄到「一九八七A」射出的微中子，從茲證實了宇宙中確實存在虛無為體的粒子，更證實了科學界的宇宙大爆炸源起於虛無的空虛（詳見拙著），怎能不驚喜若狂呢？

不過，有一件事使科學界困惑，法國蒙布朗山洞收到兩次微中子射綫，一次是在「一九八七A」爆炸前四小時半收到的，一次與美日蘇同時收到，全球科學家於三月底雲集威斯康辛大學，討論此事，迄未公佈結論。

微中子存在的獲得「一九八七A」射來明證，使科學界確定了宇宙中確實存在有這種虛無形體不可見的粒子，而且它們充斥於宇宙之內，壓力甚大，倘若微中子的壓力夠大，就會迫使宇宙的擴張受阻。宇宙產生於虛空的大爆炸而不斷擴張，有些科學家認為它的擴張是無限的，另一些則認為是有限的，它的擴張會逐漸慢下來，倒捲回到空虛去（請參閱上文提及的拙著）。無論怎樣，這些都脫離不了佛說的世界法界成住壞空不停循環的法則。

蒙布朗山洞於「一九八七A」爆炸光芒射到地球之前四小時半，就收到了微中子一次，可見微中子的速度超過了光速。根據愛因斯坦的理論，宇宙中是光速最快。現在微中子的速度超過了光速，可證光速最快之定律並不正確。愛因斯坦的「光速最快」論，又一次被宇宙中的事實否定了，我以前多次發表論文，說宇宙中並非光速最快，還有比光子更快的，例如微中子就比光子快。還有，佛光比光速更快上不知多少倍！現在，最少，「一九八七A」的蒙布朗事件已證實了微中子快於光速，我言不妄，愛因斯坦的「光速最快論」，是指物質粒子而言，微中子不是物質，它是非物質，所以比光子快。由此推證，超級非物質的佛力

佛光，比光速快上不知多少千萬倍，華嚴經卷九，初發心菩薩功德品第十三說：「菩薩一念過無量世界，無量無數阿僧祇劫」，「……一念悉周徧無量不可數世界」，「……神足力無量劫中行……」同經卷十七，金剛回向品二十一之三：「……一念徧遊十方世界……」，卷二十，金剛回向品二十一之六：「一念入十方世界，入翻覆世界，入伏世界……」，不是說明了佛力菩薩一念以無比速度一念間就射到無限世界嗎？翻覆的世界與伏世界，不是那些或仰或斜或伏的星雲漩系嗎？一念能到達無限阿僧祇宇宙，不是比光速大了不知幾千萬億倍嗎？（完）



「第二類型」超級新星爆炸過程圖



記太虛大師上生四十周年紀念集會

美國通訊

一九八七年三月十七日，是近代中國佛教一代偉大領袖——太虛大師上生四十週年，在美國洛杉磯法印寺裏，舉行了一次虔誠隆重的集會，祝禱這位悲願深廣功在佛教的一代大師，早日乘願再來，重興中國佛教，廣度無邊衆生。

談起這次紀念太虛大師上生四十周年，說來話長，不妨在此一述：

一位離開人間四十年的大師，在一個多變苦難的國家中，他底偉大形象，早經在人們的記憶中逐漸淡化褪色，甚至已被遺忘，可是，他一生的偉大行誼，却被幾個流浪在千萬里以外的人牢牢地記着，以致發起紀念，這是有原因的。

一九八五年夏間，我從美國回到台灣，在中壢圓光佛學院及高雄佛光山二處任教，香港內明月刊主編沈九成居士，寫信給我

告以一九八六年三月號的內明月刊，將出紀念太虛大師專號，約我寫稿。沈居士並且連我寫稿的內容都加以指定，要我撰寫太虛大師與近代僧教育方面的文字。過去我為內明寫過不少文稿，算得上是它的一位老作者，承蒙沈居士的關愛，已往每次通信中，都叮嚀囑咐我好好地保養身體，師友的盛情，使我無法拒絕不寫這篇文章。何況，太虛大師，更是我一生中最崇敬的一位偉人。雖然我出生太晚，求法更遲，沒有見過太虛大師，更談不到親近，不過，我從「太虛大師全書」中，以及後人寫的許多紀念他的文字裏，我對太虛大師的了解，是很深刻的。他的一生悲願，謀求中國佛教的改革復興，奉獻了他的一生，這種偉大事跡，是得到歷史所肯定的。難得「內明」出專號紀念他，我應該好好地寫篇文字來紀念這位一代大師。因此，我毫不考慮的答應了沈居士的稿約，想在寒假中完成這篇文章。

幻生

沈居士為何要在他所主編的「內明」月刊出版紀念太虛大師專號？這也是有其原因的。自從沈居士接編內明月刊之後，我曾經有緣去過二次香港，那時我為內明寫稿最勤，有時差不多每期都有我的文章。我與沈居士見面交談過多次，有一次他告訴我，中日八年抗戰勝利之後，太虛大師由重慶回到上海，他由大醒法師引薦，在玉佛寺拜見太虛大師，以後交往過從很久，太虛大師對他非常器重。那時，太虛大師為謀求中國佛教今後生存大計，鑒於以往的痛苦經驗，不想凡事仰求政府執政當局來維護，佛教本身應該自立自強。時代變了，國家的政體，也由過去一黨專政的制度，逐漸走上多元化的民主政體。所以，太虛大師擬議中有組織佛教政黨的計劃，參與現實政治活動，在民選的國會中取得若干議席，以問政而不干治的精神，監督政府施政，維護佛教自己本身的權益。一九四六年初夏，太虛大師在上海創辦一份「覺羣週報」，便是做為組黨的宣傳喉舌。大師在創刊號上，發表「僧伽與政治」一文，鼓勵優秀的僧青年，應該積極的參與現實政治活動。「覺羣週報」第十期，特別出版了一期「問政而不干治」專號，獲得佛教界僧俗二眾熱烈響應支持，佛教組黨的問題，幾乎呼之欲出。執政的國民黨當局，極為重視，曾以私人的情誼，函詢組黨的意向。佛教為謀求自身生存不受政治迫害而組黨，必須要有多方面的幹部人才，從事內外工作。年輕才俊的沈居士，極為大師所賞識，過從多次，相談極得，大師對其期盼之殷，擬使之成為佛教組黨的忠實幹部。不幸，太虛大師第二年（一九四七）春天圓寂上海玉佛寺，佛教組黨的事，也就無形停止。沈居士一直對太虛大師與大醒法師思念不已，十多年前，曾在內明月刊出版紀念大醒法師專輯，今年又出版紀念太虛大師上生四十周年專號，是有其歷史背景原因的。

過了不久，我又接到沈居士的來信，他告訴我：曾經致書向印順導師約稿，請其撰寫紀念太虛大師的文字，久久未見印公導師回信，託我就近代為催稿。那時我正在台灣南北二處佛學院任教，每個月裏，必須南北二地奔波來回一趟，功課很忙，一時無

暇前去看望印公導師而代為催稿。因此，我將沈居士的信，轉寄印公導師。此外，我也寫了一信給印公導師，請其能對太虛大師的思想體系，撰一長文，加以評介，作為紀念大師之用。我之所以函請印公導師撰寫太虛大師思想體系的文章，因為自太虛大師圓寂以後，我們很少看到有人撰寫具有系統性的評介大師一生思想體系的文章，這對太虛大師而言，我們做後人的人，感到有一件應做的工作而未做，愧對大師。評介大師一生思想體系的文章，並非人人都能撰寫，必須要對大師的思想體系具有深刻了解的人，才能勝任此一工作。印公導師，却是對太虛大師思想認識最深的一人，當今之世，他是撰述此文的一個最佳和最理想的人選。太虛大師圓寂以後，留下的六百萬言「太虛大師全書」便是由印公導師負責領導編輯完成的。他對太虛大師的遺著，都全部仔細地讀過；當他編著「太虛大師年譜」一書的時候，又對大師的歷史作過多方面的探尋與查證，在大師門下，而對大師的歷史與思想知道最多和認識最深的，印公導師是手屈一指的第一人，無出其右。至於印公導師本人，又是當今對佛法的研究有最傑出和最有所成就的一位權威學者，雖然他曾經從大師受教，但是，他的佛法思想，並不完全同於太虛大師，甚至有些而與太虛大師相左。儘管如此，印公導師對太虛大師的思想博大圓融，還是讚仰不已。我們從太虛大師上生之後，三四十年来，他所撰寫的許多紀念太虛大師的文章，在字裏行間充分地流露了他對大師的敬佩和禮讚。我想以印公導師的高度智慧及其長於思辨與分析的精神，來寫大師一生思想的演變，以及分析其思想的起源等等，要比其他人來寫，更能入木三分，恰到好處。不久，印公導師回我一信，告以沈居士邀稿的信函，早經收到，因「衰病未覆」，要我代向沈居士致歉。至於寫大師思想體系的文章，視目前的衰弱體力，不知能否寫成。我將印公導師的信，影印一份，寄與沈居士了。

記得是圓光佛學院有二天假期的時候，我利用這段不上課的空間，去台中「華雨精舍」看望印公導師。在談話中，自然談到

內明月刊將出紀念太虛大師專號的事。那時，我仔細地推算一下，一九八六年，是太虛大師上生的三十九週年，後年才是大師上生的四十週年。內明月刊要出紀念太虛大師專號，為何不等到一九八七年大師上生四十週年出版，不是更具有意義？印公導師也同意我的想法。但是，我們不知道沈居士的意思何在？我是一個天生的心直口快而且多事的人，由台中回到中壢的當晚，立即寫了一封信給沈居士，建議他將紀念太虛大師專號移後一年出版，用以紀念大師上生四十週年，移後一年，時間較長，可以從從容地多請一些人寫稿，多搜集一些大師的珍貴照片和遺墨手跡，一並刊出，將紀念專號的內容印得更豐富些，具有歷史的保存價值。過了不久，沈居士回信給我，關於紀念太虛大師專號的事，他經與新加坡演培法師等函商之後，大家都贊成延至太虛大師上生四十週年出版。

因為我的建議，沈居士決定將紀念太虛大師專號延至一九八七年出版，時間還長；一九八五年寒假，我也因為其他很多雜事，沒有動筆撰寫太虛大師與僧教育的文字。一九八六年春天，我來到美國，在西來寺掛單，身體時好時差，雖然曾經幾次想動筆寫「太虛大師與近代僧教育」的文章，可是，在動筆前的幾次構思，想到這篇文章並不好寫，主要的問題，是在美國的參攷文獻資料不足。西來寺雖然有一部太虛大師全書，和一部印公導師的妙雲集，但是，從「太虛大師全書」和「太虛大師年譜」中所能搜集到的資料，不足以完成這篇文章，必須要參考早年的其他佛教文獻予以補充，何況我又是一個帶有一點「史癖」習性的人，不將事情的經過知道清清楚楚，是不敢隨便輕易落筆的。而且，這是一篇紀念太虛大師的文章，對於太虛大師與近代僧教育的關係，應該要作具有歷史正確性的詳細論述，以給後人的研究參攷。

我想寫的「太虛大師與近代之僧教育」一文，擬定了下面幾個章節：一、清末民初僧教育之概況，二、從整理僧伽制度到僧教育思想之興發，三、武昌佛學院與漢藏教理院之創辦，四、支

那內學院與武昌佛學院對於大乘法義之論爭，五、僧教育與世界語系之構想，六、太虛大師僧教育思想體系，七、僧教育之成果及其對佛教之影響，八、近代僧教育之父——太虛大師。從這些章目來看，讀過太虛大師全書的人都會知道，這裏面所需要的資料，不是太虛大師全書所能全部供應的。即以武昌佛學院的創辦而言，太虛大師的自傳裏，雖然寫了不少，但是，對於一個從事專題研究的論述者而言，大師所提供的資料顯然是不夠詳細。比如武昌佛學院成立院董會，院董會的人事組織及其經費來源，佛學院內部的教學與管理，課程與師資，精神與訓導，生活與作息等等，大師的記述，都欠詳細。第一屆的教學課程，原定三年畢業，可是，到了第二學年，大師便將第三學年的課程濃縮於第二學年授完，提早一年結業。教育是百年樹人大計，太虛大師何以要將原定的計劃做重大的改變，而將修學時間縮短，豈非將僧教育視同兒戲，難道太虛大師對僧教育沒有悲願與熱情嗎？答案却是否定的。因為我從太虛大師所寫給法尊法師和滿智法師等人的信裏，叮嚀囑咐他們相忍從事，共同維持漢藏教理院的教務與事務，一片苦口婆心關切僧教育的至高熱情，躍然紙上，讀來令人感動，從這些方面來看，我們肯定太虛大師不是將僧教育當作兒戲，隨便輕易改變其制度的，武昌佛學院第一屆改變其學制，其中必定有其外在和內在的多種原因，不得不使其有改變計劃的苦衷。太虛大師在他底自傳裏不便詳細寫出，可是，我們做為研究歷史的人，不能不從其他相關的文獻資料中探討其中原因，以平實而客觀的公正態度來分析詳述這段史事。在美國要尋找五六十年前的佛教歷史文獻資料，是比登天還難。我幾次想動筆寫作此文，終以文獻資料沒有，不得不慨歎地放下筆來。如在台灣或香港，能夠找到豐富的文獻參攷資料，我想將這篇文章寫成五六萬字的一篇長稿，對太虛大師與僧教育的問題，做一完整的歷史的論述與交代。

由於我在美國無法找到歷史文獻資料來寫這篇長稿，可是，我也不願意僅憑個人的記憶以及太虛大師全書中所能見到的資料

，來寫一篇普普通通的紀念文字，近於敷衍塞責，我想，我那樣做是對不起我心目中最崇敬的太虛大師。我寧可不寫此文，要寫這篇文章，就必須誠懇懇認真地找尋資料做細心研究來寫，用作代表對大師的敬意。在矛盾的心情交織之下，我考慮過很久，最後還是堅持我的原有初衷，要寫太虛大師與僧教育問題，就應該寫篇近似專題研究而有分量的文字。也即因此，去年來美之後，我與內明月刊的沈居士無形中失去了音訊的聯繫，他不知道我在美國流浪到何處。我沒有寫信給他的原因，主要還是在美國無法完成這篇文章交卷，有愧對與失信於故人的心情。我想沈居士讀到這段文字之後，一定會同情而原諒我的失信之過。

雖然我沒有寫成「太虛大師與近代僧教育」的這篇文章，但是，我對大師上生四十周年的事，却牢牢的記在心裡。今年三月九日，我特地請慧嵩法師開車，專誠去看仁俊法師。我看仁公的主要目的，便是商談三月十七日紀念太虛大師上生四十周年的事。我明白地告訴仁公：「今年三月十七日是太虛大師上生的四十周年，我們在美國既然記得這個日子，大家有緣同在洛杉磯，無論如何，都應該舉行一個儀式來紀念大師！」仁公雖然沒有親近過太虛大師，但是，他對大師的認識和崇敬，可以說，已經到了身可毀，頭可斷，「此一信念永不動搖的程度。仁公問我，在何處舉行紀念太虛大師上生四十周年為宜？我坦率地告訴仁公：我們（指他和我）都是沒有地方（道場）的人，以目前的人事關係情形而言，當然以借用法印寺為宜。法印寺在蒙特利公園市（Monterey Park City），那裏中國人最多，交通方便，如果印海法師肯發心代為通知居士們，我想，多少都會有人去參加的。假如沒有居士們發心參加，就是我們幾個人誠懇懇地為大師誦經上供，用來追思紀念他，也是好的，仁公非常熱心，立即打電話給印海法師，與之商談借用法印寺舉行紀念太虛大師上生四十周年的事。起初印海法師建議，將大師四十周年提前二日舉行，故在三月十五日。因為十五日是星期天，法印寺有例行的共修法會，在法會中附帶舉行太虛大師上生四十周年紀念儀式。仁公對此

建議，認為不可。為了表示我們對大師一片虔誠崇敬的隆重之心，一再地堅持仍在十七日單獨特別舉行，以示敬重。要求印海法師在法會中代為宣佈此事，請大家十七日隨喜參加。

紀念太虛大師上生四十周年的地點已經決定了。依據仁公的構想，那天上午舉行誦經、念佛、上供儀式，下午舉行一個座談會，大家自由地發表對大師的觀感與認識。當時，我向仁公表示，我將負責寫篇報導性的文章，報導我們在美國舉行紀念太虛大師上生四十周年的經過情形。

十七日上午八時半鐘，我請西來寺慧嵩開車送我去法印寺。從哈仙達（Hacienda）到蒙特利（Monterey），平時從六十號高速公路行駛，差不多二十分鐘就到法印寺了，今天由於高速公路塞車，足足開了半小時才到法印寺。法印寺我平時很少來，去年來美之後，只來過二次。走進法印寺的佛殿，首先禮佛三拜；佛前供奉着一幀太虛大師的放大照片，我又向大師遺像拜了三拜。大師遺像前，供着鮮花素菓，一切尚稱差強人意，那時還沒有什麼人來，只有演培法師的高足淨華尼師來了。過了不久，仁公與會能法師，也相繼的來了。許多不認識的居士們，陸續續地來到法印寺。法印寺的小佛殿裏，坐滿了四十多人。不是星期日，在美國這個工商業發達的社會裏，竟然有這麼多人來參加，真是太難得了，我們只能歸諸於大師的精神與福德的感召所致。原定十時鐘開始舉行的誦經儀式，延遲到十時十分才開始。今天是誦唸彌勒下生經，稱唸彌勒聖號。儀式開始的時候，印海法師告訴我，紀念太虛大師上生四十周年的儀式，全部在中午十二點鐘結束，吃過午飯，居士們都要回家去。仁公構想的午後座談會節目，自然也就取消了。仁公是我們的前輩，印海法師請他主持拈香，十項全能，文武雙全的印海法師，他是主人，也是當然的維那，會能法師負責敲木魚。我這個「開心」（心臟開過刀）的廢人，只有站空。參加的居士之中，有二位特別顯目的人物，一位是美國的金水老先生，一位是中年的美國女士。正當我們唱爐香讚的時候，身着西藏喇嘛裝束的日常法師來了，我以為他也

是來參加大師上生四十周年的，誰知道他只拜了三拜佛，與印海法師細語二句，轉身便走了。彌勒下生經誦完，接着唸了三分鐘的彌勒聖號，唸誦的儀式便停止了。印海法師以主人與主持人的雙重身份，請仁公講演，仁公事前也有準備，講了四十分鐘的話，他對大師的功德，提出了四點來說明，現在畧記其內容大要如下：

今天太虛大師示寂四十周年紀念，這個集會，是由幻生法師發起的，印海法師籌備的，證明太虛大師是活在他們的心中。諸位今天來此參加紀念大師，也說明大師是活在諸位的心中。

太虛大師，是近代中國佛教之根，也是中國佛教之光。近百年來，中國佛教衰敗到極點，大師的一生悲願，便是復興中國佛教，弘揚大乘佛法。大師的悲願智慧，我們只能用「智莫能稱，歎莫能明」來說明他的偉大。

就本人的觀察了解，大師的悲願功德，可分四點來說明：

一、悲願弘深：大師對中國佛教的禪非常重視，而他本人的禪定工夫很深，並有很高的悟境。一般禪定工夫深的人，往往貪着禪定的快樂而流於消極，大師因有大悲心為基礎，所以，他的禪定工夫不同於一般人，只求個人的解脫，而不為廣大衆生謀救濟。他曾經說過這樣一句話：「不求即時成佛之貪心」，這便是基於大悲心而來。經中也說：「菩薩但從大悲生」。從大悲心的菩薩行中，才能完成一切功德。大師是真正以大悲心而行菩薩行的。

二、智慧悟境：大師不但悲願深廣，而且他是有智慧悟境的。在早年時代，大師曾有二次悟境，從悟境中，對佛法有了甚深的理解，對三寶也有了決定的信心。從此以後，大師所講的佛法，所寫出的文字，都與一般人有所不同，因為透過智慧的悟境之後，他所認識到的佛法，有許多是與佛相

通相應的。大師曾經說過一句「法源直溯阿育王前」，佛法的根源，應該追溯到阿育王以前。阿育王以前的佛法，才是原始的根本佛法，一味的佛法。從阿育王以後發展形成的部派佛教，以及後來的大乘佛法，都是摻雜了其他的東西進去的。大師的佛法，是直探佛陀的本源，而後去了解後期佛法的。

三、實踐戒行：一般人都認為大師是新僧，其實他是非常重視戒行的。在「太虛大師全書」第二篇的制戒裡，大師曾提出「戒為三乘共基」的主張。近代的中國佛教，一般講經的法師，往往都忽視戒的重要，大師二十多歲在普陀山閉關期間，曾對戒的問題下過一番工夫，後來他倡導「以戒建僧」，使僧的品格提高，大師的一生，雖然是持的大乘菩薩戒，但他對小乘的比丘戒，還是相當重視的。他曾說過：「佛祖古制，非萬不獲已，不敢毀之。」由此可見，他是重視傳統的戒律制度的。「志在整理僧伽制度，行在瑜伽菩薩戒本」。這便是大師一生志行的所在。

四、直學佛陀：中國佛教，自唐宋以後，大多太相信祖師，而向祖師學習。祖師的行爲，當然都是高尚的，可是，祖師的知見，不一定都是正確的。大師的所學，是直學佛陀的，以佛為目標，而不以祖師為依皈。他曾經說過：「吾不為一宗一派之徒裔」，所以，大師不是屬於任何一宗一派的子孫，他是力行菩薩道而直學佛陀。大師的一生，是平淡樸素的，不認識他的人，都以為他是一個老修行。他沒有大師的派頭和架子，更沒有一般住持方丈的排場，但從平實慈和的待人接物中，給人的印象至深，感人至鉅，這才是真正的。現在有許多在家與出家的人，自稱自封為大師，我倒希望中國佛教能夠多出現幾個大師，但是，如果不具有菩薩行的悲願，戒行與德量，妄自尊封為大師，那是污辱了佛教。大師晚年有二句詩：「不是比丘佛未成，願人稱我以菩薩」。大師行的是菩薩行，持的是菩薩戒，他自知不是一個比

丘：佛果未成，當然也不是佛。那末，他是一個怎樣的人物呢？他明白地告訴大家，要大家稱他做「菩薩」——他自己承認是菩薩。菩薩的條件是什麼？據大師自己提示的，要有「英雄佛子的氣魄」，也就是要有卓立不倒，犧牲自己，救濟他人的精神。

我們今天在萬里海外紀念大師，應該體認大師的功德與學習大師的精神，讓大師的精神，永遠活躍在我們心中，我們才能成為大師的化身！

接着，印海法師請美國的金水先生講話：

我是一九二九年在夏威夷認識太虛大師的，那是太虛大師環遊世界的最後一站。夏威夷那時成立了第一家研究佛學的機構，從事原始佛教研究，我正在那裏研究佛學，太虛大師來了，我們集體去歡迎他，請他演講，並與他合影留念。這張照片中後面一排的那個年輕人，就是當時的我。那時，我才二十一歲。

今天早晨照初法師打電話給我，告訴我今天法印寺有紀念太虛大師上生四十周年的集會，我很驚奇還有人紀念太虛大師。他問我記得太虛大師嗎？我說：我豈但記得太虛大師，太虛大師每天都活在我的心中（大眾鼓掌）！因此，我從一大堆珍藏的最寶貴的照片裏，特地找出這幀五十八年前與太虛大師的合影，帶來給大家參觀，並願大師在兜率陀天，賜福給大家！（記者按：金水先生帶來的這張珍貴照片，約有六英吋大，粘貼在一張特製的硬紙板上，上面蓋着一層薄的紙，用以保護，硬紙板的上端，寫着1929的年代數字。這張照片雖然歷時五十八年，但是保存很好，一點沒有發黃褪色，人物面貌非常清晰，至為難得。足見金水先生將它當作歷史最珍貴的紀念品保存的。）

金水先生講完，距離十二點鐘結束的時間已經不多了。參加的周宣德老居士，這時自動地要求講幾句話：

剛才聽到這位美國朋友的講話，引起我的一段回憶。民國二十二年（一九三三）我在一所專科學校當講師，那年七月，我到廬山歇夏，見到大林寺外面插滿了許多佛教教旗，顯得非常隆重，知道太虛大師在講金剛經，在座的只有十多個人。國民政府考試院戴季陶院長及另一位考試委員也在座，我也坐下來聽講。大師講的許多佛學專有名相我聽不懂，只知道般若叫做智慧，講完經，我提出一個問題請問大師：「般若既然叫做智慧，為什麼不直接譯為智慧？」大師回答我：「般若是妙智慧，不是世間智慧一詞的意義所能涵蓋得了的，所以仍稱般若。」大師的這個簡單解釋，給我印象最深。戴院長也給我解釋了很多。這是我見到太虛大師唯一的一次。他那種慈祥和藹的風度，令人一生難忘！戴院長他們聽他講經，便知道他是一個非凡的了不起的人物。到了台灣之後，李子寬居士送我二部「太虛大師全書」，我曾找到那段大林寺講經的記載。今天參加大師上生四十周年紀念，說出距今五十五年前我與大師的一段因緣往事，用以紀念大師。

太虛大師上生四十周年紀念，按理應該虔誠地為大師上佛供，周宣德老居士講完之後，印海法師看看時間不多，改唸供養偈代替了佛供，草草的結束了紀念大師的全部儀式。

今天紀念大師，仗着大師的慈光與福德，遇到一個溫暖的艷陽天，來了四十多人；更要感謝的，承蒙王薛佩蘭居士發心供家，讓參加的人品嘗一頓豐富可口的美味午餐，圓滿結束。我這個天涯遊子，也了却了對大師的一分心願。

寫完這篇報導大師上生四十周年紀念經過的文字，寄與內明月刊發表，用來彌補我未能為大師四十周年紀念專號寫文之過，同時，更請關愛我的沈主編，原諒我的失信苦衷！

寫於舊金山法王寺旅次

一九八七年四月九日深夜

由周宣華居士，致謝日僧，並先謝其師：

金木武士齋宗，現年十二歲，其師由和開日，不冬了。意賦

言富利，更史，最貴，由金木武士齋宗。

發黃，由人，由面，由金木武士齋宗。其金木武士齋宗

宅。其金木武士齋宗，由金木武士齋宗，由金木武士齋宗

新，由金木武士齋宗，由金木武士齋宗，由金木武士齋宗

育，由金木武士齋宗，由金木武士齋宗，由金木武士齋宗

太，由金木武士齋宗，由金木武士齋宗，由金木武士齋宗

一，由金木武士齋宗，由金木武士齋宗，由金木武士齋宗

太，由金木武士齋宗，由金木武士齋宗，由金木武士齋宗

念，由金木武士齋宗，由金木武士齋宗，由金木武士齋宗

今天，由金木武士齋宗，由金木武士齋宗，由金木武士齋宗

與，由金木武士齋宗，由金木武士齋宗，由金木武士齋宗

其，由金木武士齋宗，由金木武士齋宗，由金木武士齋宗

其，由金木武士齋宗，由金木武士齋宗，由金木武士齋宗

其，由金木武士齋宗，由金木武士齋宗，由金木武士齋宗

其，由金木武士齋宗，由金木武士齋宗，由金木武士齋宗

其，由金木武士齋宗，由金木武士齋宗，由金木武士齋宗

其，由金木武士齋宗，由金木武士齋宗，由金木武士齋宗

其，由金木武士齋宗，由金木武士齋宗，由金木武士齋宗

其，由金木武士齋宗，由金木武士齋宗，由金木武士齋宗

其，由金木武士齋宗，由金木武士齋宗，由金木武士齋宗

其，由金木武士齋宗，由金木武士齋宗，由金木武士齋宗

其，由金木武士齋宗，由金木武士齋宗，由金木武士齋宗

其，由金木武士齋宗，由金木武士齋宗，由金木武士齋宗

其，由金木武士齋宗，由金木武士齋宗，由金木武士齋宗

其，由金木武士齋宗，由金木武士齋宗，由金木武士齋宗

其，由金木武士齋宗，由金木武士齋宗，由金木武士齋宗

肇論淺釋

一八八十年四月廿日，致謝日僧，並先謝其師：

同，更，由金木武士齋宗，由金木武士齋宗，由金木武士齋宗

其，由金木武士齋宗，由金木武士齋宗，由金木武士齋宗

其，由金木武士齋宗，由金木武士齋宗，由金木武士齋宗

其，由金木武士齋宗，由金木武士齋宗，由金木武士齋宗

其，由金木武士齋宗，由金木武士齋宗，由金木武士齋宗

其，由金木武士齋宗，由金木武士齋宗，由金木武士齋宗

其，由金木武士齋宗，由金木武士齋宗，由金木武士齋宗

其，由金木武士齋宗，由金木武士齋宗，由金木武士齋宗

其，由金木武士齋宗，由金木武士齋宗，由金木武士齋宗

其，由金木武士齋宗，由金木武士齋宗，由金木武士齋宗

其，由金木武士齋宗，由金木武士齋宗，由金木武士齋宗

其，由金木武士齋宗，由金木武士齋宗，由金木武士齋宗

其，由金木武士齋宗，由金木武士齋宗，由金木武士齋宗

其，由金木武士齋宗，由金木武士齋宗，由金木武士齋宗

其，由金木武士齋宗，由金木武士齋宗，由金木武士齋宗

其，由金木武士齋宗，由金木武士齋宗，由金木武士齋宗

其，由金木武士齋宗，由金木武士齋宗，由金木武士齋宗

其，由金木武士齋宗，由金木武士齋宗，由金木武士齋宗

其，由金木武士齋宗，由金木武士齋宗，由金木武士齋宗

其，由金木武士齋宗，由金木武士齋宗，由金木武士齋宗

其，由金木武士齋宗，由金木武士齋宗，由金木武士齋宗

其，由金木武士齋宗，由金木武士齋宗，由金木武士齋宗

其，由金木武士齋宗，由金木武士齋宗，由金木武士齋宗

其，由金木武士齋宗，由金木武士齋宗，由金木武士齋宗

其，由金木武士齋宗，由金木武士齋宗，由金木武士齋宗

其，由金木武士齋宗，由金木武士齋宗，由金木武士齋宗

單培根

難差第八

此第四折，依總次序爲第八。涅槃不出有無，不在有無，如上演說已明。然涅槃爲所證，有能證之聖人，前表所謂：若無聖人，誰與道游。而證涅槃者，有三乘之別，故有此折難。

有名曰：涅槃既非圖度之域，則超六境之外，不出不在而玄道獨存。斯則窮理盡性究竟之道。妙一無差，理其然矣。

如上所說，已得肯定，涅槃是離言絕慮的，不是心思所可圖度的地方。是超於六識所識知的六境之外。既不出於有無，又不在于有無，而自有其玄妙之道。這是窮事物之理，盡事物之性，已達到究竟之道。這是微妙唯一之道，不可以有差異的，已依理而知其是這樣的了。

(續上期)

於外無數，於內無心。此彼寂滅，物我冥一，泊爾無朕，乃曰涅槃。

於外無差別之數，於內無心行，則此亦寂滅，彼亦寂滅。外物與我，冥合同一，如此淡然無朕兆可尋，是乃謂之涅槃。

涅槃若此，圖度絕矣。豈容可責之於有無之內，又可徵之於有無之外耶？

涅槃是這樣的，還有什麼可測圖度量，今欲在有無之內以責問他。責之不得，又欲在有無之外以徵問他。這不是都錯了嗎？故說：涅槃如此，無可圖度的了，什麼許可在有無之內責問之，在有無之外徵求之呢？

而放光云：三乘之道，皆因無爲而有差別。

然而放光般若經乃說：聲聞、緣覺、菩薩三乘之道，皆因無爲法而有差別。此舉無爲有三乘的差別。金剛經也有說：一切賢聖，皆以無爲法而有差別。

佛言：我昔爲菩薩時，名曰儒童。於燃燈佛所已入涅槃。儒童菩薩時於七住初獲無生忍，進修三位。

在佛經中，佛又自說：我昔爲菩薩時，名曰儒童，於燃燈佛所已入涅槃，即金剛經說：以實無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故燃燈佛與我授記，作是言：汝於來世當得作佛，號釋迦牟尼。釋迦牟尼佛在燃燈佛所授記時，是修行已經第二阿僧祇劫，入第三阿僧祇劫，第七地滿心，入第八不動地，初得無生法忍。尚需進修第八不動地，第九善慧地，第十法雲地，而後成佛。十地舊譯十住，此說七住，即第七遠行地。此舉無爲有三位的不同。

若涅槃一也，則不應有三。如其有三，則非究竟。

經中既這樣說。那末，有疑問了。若涅槃是一，即不應有三乘三位之異。若涅槃有三種不同，即非究竟了。

究竟之道，而有升降之殊。衆經異說，何以取中耶？

涅槃是究竟，不應有高下升降的不同。阿羅漢，辟支佛，爲什麼不同於佛呢？七地滿心，既入涅槃，爲什麼還要上升三位，方同於佛呢？這樣許多經中各異的說法，何所取準而得其中正呢？

涅槃是法。法是人的法。得涅槃的人有異。此即以人難法。

辨差第九

此第五演，依總次序是第九。於所難差異的問題，作此辯說。

無名曰：然究竟之道，理無差也。

究竟之道，理爲無差。先作肯定，下再說明。

法華經云：第一大道，無有兩正。吾以方便，爲怠慢者，於一乘道分別說三。三車出火宅，即其事也。

法華經說：十方佛土中，唯有一乘法，無二亦無三，除佛方便說。說：劫濁亂時，衆生垢重，慳負嫉妒，成就諸不善根故。諸佛以方便力，於一佛乘，分別說三。又經中有火宅喻品，以三界爲猶如火宅，衆苦充滿。勸令衆生速速出離。三車謂羊車鹿車牛車，以喻聲聞緣覺菩薩三乘。初誘以三車，終皆以大白牛車與之。大白牛車喻一乘佛道。肇論引經論文，常畧取其意，不引用原文。此似當時風尚如此，不獨肇論是這樣。大概古代文辭尚簡明之故。

以俱出生死，故同稱無爲。所乘不一，故有三名。統其會歸，一而已矣。

以其都是出生死有爲，故同稱涅槃無爲。然其所乘不一，故有聲聞緣覺菩薩三乘之名。統其所會歸而言之，就只是一，沒有分別的。所謂異途同歸，百川入海，同歸於一。

而難云：三乘之道，皆因無爲而有差別。此以人三三於無爲，非無爲有三也。

你提出放光所說來難，說：三乘之道皆因無爲而有差別。認爲涅槃非一。要知此乃是以人有三乘不同，故三於無爲。不是無爲有三。

故放光云：涅槃有差別耶？答曰：無差別。但如來結習都盡，聲聞結習不盡耳。

即在你所引的放光般若經中說得很明。說：涅槃有差別嗎？答道

：無差別。但是如來斷一切煩惱結縛，連習氣也都消盡了。聲聞煩惱結縛雖斷，尚餘習氣未盡，如此吧了。

請以近喻，以況遠旨。如人斬木，去尺無尺，去寸無寸。備短在於尺寸，不在無也。

這個義趣太深奧了，難以明白。現在用一個淺近的譬喻來比況一下。今如有人斬木，斬去一尺無一尺，斬去一寸無一寸。長長短短在於尺寸，不能說有長短不同的無。

夫以羣生萬端，識根不一，智鑒有淺深，德行有厚薄。所以俱之彼岸，而升降不同。彼岸豈異，異自我耳。

人人有不同的面貌。也各有不同的心，衆生是萬不同的。見識有異，根器不一。智慧的鑒別有淺有深，道德的行爲有厚有薄。所以大家同登彼岸，而不是沒有升降的不同。彼岸那得有異，而乃是我自己有異啊！

然則衆經殊辯，其致不乖。

那末，各種經中雖有不同的說法，其歸趣是一致而無違的。

責異第十

此第五折，總次序第十。前說彼岸無異自我。故即以彼岸與我爲一爲異責之。

有名曰：俱出火宅，則無患一也。同出生死，則無爲一也。而云彼岸無異自我耳。彼岸則無爲岸也。我則體無爲者也。請問：我與無爲，爲一爲異？

同是出火宅，都免於患是一樣的。同是出生死，都登無爲彼岸也是一樣的。而乃說，彼岸無異，異自我耳。所謂彼岸則是無爲岸

，所謂我則是體證無爲的。今請問：我和無爲，爲是一呢？爲是異呢？

若我即無爲，無爲亦即我。不得言，無爲無異，異自我也。

爲一爲異，二者皆非。先言一。若我即無爲，無爲也即我。既我和無爲即一，不可說，無爲無異，異自我了。

若我異無爲，我則非無爲。無爲自無爲，我自常有爲。冥會之致，又滯而不通。

次言異。若我異無爲。這樣，我非無爲。無爲自是無爲，我自常是有爲。我和無爲冥會一致，這道理又阻碍而說不通了。

然則我與無爲，一亦無三，異亦無三。三乘之名，何由而生也？

這樣說來，我和無爲，若我和無爲爲一，則即是無爲，不應有三乘。若我和無爲爲異，則我仍在生死有爲之中，也不是三乘。爲一爲異，都無三乘。三乘的名稱，從何而生呢？

會異第十一

此第六演，總次序爲第十一。於所責我和無爲的爲一爲異，加以會通。

無名曰：夫止此而此，適彼而彼。所以同於得者，得亦得之。同於失者，失亦失之。

居止於此的，即同於此。到那邊去了，即同於那邊。所以同於得的，他也得到了得。同於失的，他也和失一樣的失了。所謂適應環境，適者生存，不是此意嗎？我國有句話說：近墨者黑，近朱

者赤。

我適無爲，我即無爲。無爲雖一，何爭不一耶？

我適無爲，我即無爲了。無爲雖是一的，也何妨適無爲的有不

一？

譬猶三鳥出網，同適無患之域。無患雖同，而鳥鳥各異。試以譬喻明之。猶如有三隻鳥逃出羅網，同到無患的地方。無患

是相同的，而鳥和鳥則各各不同。

不可以鳥鳥各異，謂無患亦異。又不可以無患既一，而一於衆鳥也。

不可以因爲鳥鳥各異，即以爲無患也各異。也不可以因爲無患是一，而將衆鳥也認爲是一。

然則鳥即無患，無患即鳥。無患豈異，鳥自異耳。這樣，鳥即無患，無患即鳥。無患不可有異，鳥自己則是異的。

如是三乘衆生，俱越妄想之樊，同適無爲之境。無爲雖同，而乘乘各異。

如同以上之喻，三乘衆生，都是跳出無明妄想的樊籬，共同往適無爲的境界。無爲雖是相同的，而乘和乘是各異的。

不可以乘乘各異，謂無爲亦異。又不可以無爲既一，而一於三乘也。

不可以因爲乘和乘各異，以爲無爲也各異。也不可以因爲無爲既是一，而三乘也一了。

然則我即無爲，無爲即我。無爲豈異，異自我耳。

這樣，我即無爲，無爲即我。無爲那有異，異是我自己。

所以無患雖同，而升虛有遠近。無爲雖一，而幽鑒有淺深。

所以三鳥同出羅網，無患雖同，而鳥鳥所升的虛空，有遠有近。三乘俱越妄想，無爲雖一，而三乘智慧所照見，有淺有深。

無爲即乘也，乘即無爲也。此非我異無爲。以未盡無爲，故有三耳。

無爲即是乘，乘即是無爲。這不是我和無爲有異，而乃是因爲未盡無爲，所以有三乘。

詰漸第十二

此第六折，依總次序爲第十二。因前說未盡無爲，故此詰問之。謂涅槃無二，不容有未盡之漸。

有名曰：萬累滋彰，本於妄想。妄想既祛，則萬累都息。

衆生業報生死，千千萬萬繫累，都根本於無明妄想，而不斷滋生，現行不絕。若妄想法除了，那末，萬累也都息滅了。

二乘得盡智，菩薩得無生智。是時妄想都盡，結縛永除。

二乘所得名盡智，菩薩所得名無生智。此時之智，名之爲盡，名之爲無生。是因其無明妄想都已滅盡，煩惱結縛永永斷除而不復生。

結縛既除，則心無爲。心既無爲，理無餘翳。

結縛既都永除了，則心已無爲了。心既無爲，依理應無復有剩餘

翳障未盡。

經曰：是諸聖智，不相違背。不出不在，其實俱空。

此三乘聖者的智慧，不相互違背。都是不出三界之外，也不在三界之中。其實同一是空。這是經所說的。

又曰：無爲大道，平等不二。

經又說：無爲大道，是平等的，無二。

既曰無二，則不容異心。不體則己，體應窮微。而曰體而未盡，是所未悟也。

既說是無二的，這是不容許有異心了。不體會的不說。既體會了，應當是窮極精微。然而乃說，體會而未盡，這可使人不懂了。

明漸第十三

此第七演、總次序爲第十三。辯明所以有漸。

無名曰：無爲無二，則已然矣。結是重惑，而可謂頓盡，亦所未喻。

無爲是無二的，這是不錯的，已無疑問了。但是斷煩惱而後證無爲。煩惱之結，是重重的。重重之惑，而說可以頓盡，這話令人未能明白了。

經曰：三箭中的。三獸渡河。中渡無異，而有淺深之殊者，爲力不同故也。

經中說，三人射箭，同中目的。三獸游水，同渡河流。箭之中的

是一樣的，獸之渡河也是一樣的。而箭之所入有淺有深。獸之入水也有淺有深。因爲三人的射力，各有不同，三獸的體力，也各有不同。

三乘衆生，俱濟緣起之津，同鑒四諦之的。絕僞即真，同升無爲。然其所乘不一者，亦以智力不同故也。

三乘衆生，都從緣起作津梁而得濟度，也同以明見四諦爲目的。斷絕僞妄，即爲真實。同升入無爲涅槃。然而其所乘之道，有聲聞緣覺菩薩之三，而不是一，也是因爲智力有不同之故。此處說三乘同濟緣起，同鑒四諦，同升無爲。似與一般大乘之說，以四諦爲聲聞乘法，緣起爲緣覺乘法，爲異。要知緣起之名，在佛教中，狹義指十二緣起，廣義則一切法緣起。四諦狹義局於聲聞乘，廣義則一切佛法無非四諦。此處皆就廣義而言。

夫羣有雖衆，然其量有涯。正使智猶身子，辯若滿願。窮才極慮，莫窺其畔。

且就現在宇宙中所有萬物言之。其數雖多，量非無涯，然亦不能盡知。即使如舍利弗的智慧第一，富樓那彌多羅尼子的辯才第一也是窮其才能，極其思慮，無法窺知其全部的。

況乎虛無之數，重玄之域。其道無涯，欲之頓盡耶？

更何況法性是虛無之數，是玄之又玄的所在。其道無涯無際。怎樣可能頓盡之呢？

書不云乎？爲學者日益，爲道者日損。

書上不是有這樣的說嗎？爲學者日益，爲道者日損，語出老子。意爲，爲了學問的，要日求其益。爲了道的，要日見其損。

（未完）



教宗賢首弘在弘院

——紀念楊仁山居士誕生一百五十週年——

林克智

楊仁山（1837—1911）居士，是近代佛學復興者。名文會，以字行，安徽石埭（今石台）人。他早年遍習孔、老、莊、列諸子之學，並懂天文、地理、曆數、音韻等。

一八六三年他於病中讀『大乘起信論』，因而對佛教產生了信仰，在他「一心學佛，悉廢其向所學」的同時，覺得要想宏揚佛法，必要有完整的佛教典籍；又因梵本藏經翻閱不便，遂生刻印方冊本藏經，以利流通之志。於清同治五年（一八六六），集同志者十餘人，創立「金陵刻經處」於南京。他曾編『大藏輯要目錄』，擬刊包括大小乘佛典：四百六十多部。三千三百二十卷的『大藏輯要』以利後學。惜逢經濟等種種困難，生前只完成二千餘卷，但重要的著述均已刻印出來，像賢首的十疏之六和一些雜著、嘉祥的『三論疏』，慈恩的『唯識述記』、『因明述記』，善導的『觀經疏』等，我國久已失傳的要典，都從日本搜得底本，精加校勘，刻版流通，即使他本人刻印『大藏輯要』的宏願尚未全部實現，但其成績是不可估量的。

除刻經之外，楊仁山居士對佛學研究和佛教教育事業亦有碩大貢獻。一九〇八年秋，他在金陵刻經處設祇洹精舍，自編課本

，招生教授佛典及英語、梵文。後來在佛教事業及佛教教育事業上，做出偉大貢獻的太虛法師，就是當時祇洹精舍的學生。一九一〇年他又發展組織佛學研究會。他既任會長又是主講。後來創辦支那內學院的著名的佛教學者，居士歐陽竟無，此時即就學於他。在他的指導之下，其他會員如譚嗣同、桂伯華、梅光義、黎端甫、李證剛等都各擅專宗，均有獨到的造詣。

楊仁山居士畢生從事刻經，興辦佛學研究會，創設佛教學堂等事業。不但對晚清的佛教振興起很大作用。並且在近代我們的文化、學術、思想界發生了相當廣泛的影響。這些均已成為讀者所熟知。下面我想從他本人的佛學思想方面，作一介紹：

由於楊仁山居士因讀『大乘起信論』而信佛。我們可以說他從馬鳴大士的勸讚念佛中，使他篤信淨土。他創刻的第一部佛典就是『淨土四經』，以後他又彙刻了『淨土經論十四種』、『古逸淨土十書』等多種淨土宗經論。他推崇明末四大師——蓮池、紫柏、憨山、藕益。他認為「馬鳴、龍樹」二菩薩是釋迦遺故中的大導師，西天東土，教律禪淨，莫不宗之」。他在與『陳大鐙、陳心來書』中曾說：「『大乘起信論』一卷為佛學綱宗，先將

正文讀誦純熟再將（賢首大師）「義記」、「別記」悉心研究。於出世之道，思過半矣」。賢首以「大乘起信論」發揮「華嚴經」思想。建立起華嚴宗教理。楊仁山居士則認為：「以一切佛法，入念佛一門，即從『華嚴經』融攝無礙之旨也」。他還認為：「淨土一門，括盡一切法門，一切法門，皆趨淨土一門」。因此，現代學者皆認為楊仁山居士「教宗賢首，行在彌陀」。

楊仁山居士對於淨土之理，深有研究，且力躬其行。他還著有「觀無量壽經畧論」。我們統觀楊仁山居士的淨土思想，是既繼承淨土宗諸祖。而在行持上則有所獨特，現簡單敘述於下：

淨宗諸祖，初重觀想念佛。以後諸師均主張持名念佛。謂「末法眾生，根機陋劣，非持名無以出離生死。」與他同時尚有淨宗十三祖印光（1861—1940）大師，尤倡持名念佛。楊仁山居士則認為單持名號或一心專念。日久易於疲勞，以致產生懈怠，甚至走入歧途。因此必須「以深妙經論，消去妄情，策勵志氣，勇銳直前，方免中途退墮也」。〈見「學佛淺說」〉。他認為淨土法門的行持，應以觀想、持名兼修，在他所著的「觀無量壽經畧論」中說：「此經專重觀想，小經專主持名。近代諸師，以觀法深微，根鈍難入。即專主持名一門，若觀想逕可不用，何以大小二經皆詳演極樂世界，依正莊嚴耶？」他在「十宗畧說」中又特別指出：「此宗以觀想，持名兼修為上」。

近世淨宗一般認為：要往生西方極樂世界，皆仗彌陀接引之力。他則認為修持必須以「三經一論為津梁」，大力倡導自他二力並運的旨趣。他曾說：「蓋生品之高低，見佛之遲速。證道之淺深。受記之先後。皆在自力修行上分別等差。」此理純與淨宗諸祖之見相合。惟在行持上主張觀想、持名兼修的原則，在近世說來，可認為是他的獨到之處。

楊仁山居士本人「獨尊賢首，行在彌陀」，而他在佛學上則諸宗兼顧，對接近於他的學人就因材施教，各就其所長分別鼓勵深入餘宗，絕對沒有門戶之見，這對於現代各宗派在弘法時，各執唯我獨「是」的人，應從中得到教益！

（上接第28頁「菩薩為實際而行般若波羅蜜」）

菩薩欲滿本願故，又不著性空，故有度眾生。性空中眾生不可得，知者、見者不可得，而菩薩立是法為眾生說，是世諦故，非是實。眾生無有定實，但欲於顛倒中拔出眾生，著無顛倒中。無顛倒亦無處所，是中無眾生，乃至無知者、見者。雖空性一相，而顛倒多，不顛倒少，是故貴是性空不顛倒法。菩薩住此中，但破眾生妄想，不破眾生。又無漏法，雖是無漏，以生滅故，不如第一義。

是性空，一切諸佛唯有是道，更無異道。何以故？諸佛皆求實智不懷不異法，雖有十力、四無所畏諸異法，不名為一道。所以者何？此皆是有為法，轉變無常故。性空、菩薩道，第一義中無分別，世諦中有分別。是菩薩知一切法性空故，能行一切種種度眾生。具足一切道，淨佛國土，教化眾生，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時，隨意壽命。菩薩得無生法忍，入如幻菩薩道，能一時變化千億萬身，周徧十方，具足一切菩薩道，處處國中，隨眾生命長短而受其形。

一切法性空，是諸佛真法，若得是法，則名為佛。若說此法，名為度眾生。三世佛皆亦如是。離是性空，則無道果。若離性別有定法，則取相生著，著故亦無離欲，無離欲故則無道果。若離性空，雖行布施、持戒、行慈、悲等善法力故，雖不墮惡道，生天福盡，還墮惡道，如本無異，行性空法，亦不著性空，即是涅槃，無退失。

菩薩住色相，乃至菩提相中住，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捨色等法，亦不著菩提相，知色等法即是菩提，常寂滅無法，若增若減、若垢若淨、若得道，若得果。但世諦故說，菩薩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第一義中無有色，乃至菩提，世諦法故說有菩薩，說有色等乃至菩提。菩提中無有是法，亦無眾生，亦無菩提。諸法性是一切法根本，當不可得，何況六波羅蜜等是作法當有定實！如是菩薩行是諸法性，得佛時，能大利益眾生。（完）



「大智度論」集粹之六十四

「羅波若般行而際實爲薩菩蜜」

智 銘

須菩提白佛言：「若衆生畢竟不可得，菩薩爲誰故，行般若波羅蜜？」

佛告須菩提：「菩薩爲實際故，行般若波羅蜜。實際、衆生際異者，菩薩不行般若波羅蜜。實際、衆生際不異，以是故，菩薩摩訶薩爲利益衆生故，行般若波羅蜜。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時，以不壞實際法，立衆生於實際中，實際與衆生際，無二無別。」

須菩提白佛言：「何等是諸菩薩摩訶薩方便力，用是方便力，行般若波羅蜜時，建立衆生於實際，亦不壞實際相？」

佛告須菩提：「若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時，以方便力故，建立衆生於布施。建立已，說布施先、後際空。是布施前際空、後際空，中際亦空。施者空、施報亦空，受者亦空。是一切法實際中不可得。以是報施故，莫著色，莫著受、想、行、識。是布施、布施相空，施者、施報、受者空。又以方便力故，教衆生持戒，除捨殺生法，乃至除捨邪見法。是持戒果報自性空，是中不著不著故心不散，能生智慧，以是智慧斷一切結使煩惱，入無餘涅槃。菩薩所行布施、持戒等，是世俗法，非第一實義，何以故？空中無有滅，亦無使滅者，諸法畢竟空，即是涅槃。」

菩薩見衆生瞋恚惱心，教修行忍辱，作忍辱入，當樂忍辱，所瞋者自性空故。誰瞋？瞋誰？何等是瞋事，是一切法性空，性空法無有所瞋。以是因緣，建立衆生於性空，次第示教利喜，令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此等法亦是世俗法，非第一實義。何以故？是性空中無有得者，無有得法，無有得處，是名實際性空法，爲衆生故行是法，衆生亦不可得，一切法離衆生故。

菩薩見衆生懈怠，方便力故，數令身精進、心精進。諸法性空中無懈怠法，無懈怠者，無懈怠事，是一切法性皆空，無過性

空者。爲善法故莫懈怠。善法者；若布施、若持戒、無忍辱、若精進、若禪定、若智慧，若諸禪定解脫、三昧，若四念處乃至八聖道分，乃至十八不共法，莫懈怠。一切法性空中，當知無得相，無礙法中無懈怠者，無懈怠法。如是教衆生令住性空，不墮二法，是性空無二無別，是無二法，則無可著處。教衆生令精進，以方便力故，成就衆生，成就已，次第教令得須陀洹等果、道，入菩薩位，令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菩薩見衆生亂心，爲利益衆生故，教令當修禪定，莫生亂想，當生一心。何以故？是法性皆空，性空中無有法可得，若亂、若一心。住是三昧，所有作業；若身、若口、若意、若布施乃至禪定等，行性空故，若菩薩行般若波羅蜜方便力，爲利益衆生故，從初發意終不懈怠，常求善法。利益衆生，終不忘失。是菩薩常得諸陀羅尼，諸根具足，所謂身根、語根、意根是。是菩薩常修一切種智，及一切諸道皆修，住報得神通，利益衆生，入生死五道，以禪定利益衆生。

菩薩行般若波羅蜜住性空，以方便力故，利益衆生，教令觀一切法性空，當作諸業；若身業、若口業、若意業，取甘露味，得甘露果！性空中無有法退。性空中不退，亦無退者，以性空非法亦非非法，於無所有法中，云何當有退？是菩薩自行十善，亦教他行十善，自行禪定、慈心、捨心、四念處、八聖道分、佛十力、乃至八十隨形好，亦教他行。自生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道，亦教他令得。如是，菩薩行般若波羅蜜方便力故，終不懈怠。

須菩提白佛言：「若諸法性常空，常空中衆生不可得，法非法亦不可得，菩薩云何求一切種智？」

佛告須菩提：「諸法性皆空，空中衆生不可得，法非法亦不可得。若一切法性不空，菩薩摩訶薩不依性空成阿耨多羅三藐三

菩提，爲衆生說性空法。色性空，受、想、行、識性空，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時，說五陰性空法，說十二入、十八界性空法；說四禪、四無量心乃至大慈大悲性空法，說須陀洹果乃至一切種智斷煩惱習性空法。若內空性不空，外空乃至無法有法空性不空者，則壞空性。是性空，不常不斷。何以故？是性空無住處，亦無所從來，亦無所去。是名法住相。是中無法，無聚無散，無增無減、無生無滅、無垢無淨、是爲諸法相。

是菩薩住是中，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不見法有所發，無發無住，是名法住相。是菩薩行般若波羅蜜時，見一切法性空，不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何以故？是菩薩不見有法能障礙，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性空。不得衆生，不得我，不得人，不得壽，不得命，乃至不得知者見者。性空中色不可得，受、想、行、識不可得，乃至八十隨就不可得。

菩薩爲衆生說性空法，是衆生實不可得，以衆生墮顛倒故，拔衆生令住不顛倒。顛倒即是無顛倒，顛倒、不顛倒雖一相，而多顛倒，少不顛倒。無顛倒處中，則無我、無衆生，乃至無知者、見者。無顛倒處中，亦無色，無受、想、行、識，無十二入乃至無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爲諸法性空。菩薩住是中，行般若波羅蜜時，於衆生相顛倒中拔出衆生：所謂無衆生、有衆生相中拔出，乃至知者、見者相中拔出。於無色、色相中，無受、想、行、識，受、想八行、識相中拔出衆生。

亦有諸無漏法，所謂四念處、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覺分、八聖道分，如是等法，雖無漏，亦不如第一義相。第一義相者，無作、無爲、無生、無相、無說，是名第一義，亦名性空，亦名諸佛道是不得衆生。乃至不得知者、見者，不得色、受、想、行、識，乃至不得八十隨形好。何以故？菩薩不爲道法故，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爲諸法實相性空故，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性空前際亦是性空，後際亦是性空，中際亦是

性空。常性空，無不性空時。菩薩行般若波羅蜜，爲衆生著衆生相，欲拔出故，求道種智。求道種智時，徧行一切道。是菩薩具足一切道，拔出衆生於邪想著，淨佛國土已，隨其壽命，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過去十方諸佛道性空，未來、現在諸佛道亦性空，離性空，世間無道、無道果，要從親近諸佛，聞是諸法性空，行是法，不失薩婆若。

色不異性空，乃至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異性空，以是故，菩薩知一切法性空，發意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中無有法若實若常，但凡夫著色、受、想、行、識，取色相，取受、想、行、識相，有我心，著內外物故，受後身：色、受、想、行、識，是故不得脫生、老、病、死、愁憂、苦惱，往來五道。以是事故，菩薩行性空波羅蜜，不壞色等諸法相。若空、若不空。色不壞色空相，色空相不壞色。是二相無有性能有所壞。

菩薩摩訶薩住色相中，住受、想、行、識相中，乃至住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相中，能具足十地，乃至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相常寂滅，無有法能增能減，能生能滅，能垢能淨，能得道、能得果。世諦法故，菩薩摩訶薩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非第一實義。第一實義中，無有色，乃至無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亦無行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是一切法，皆以世諦故說，非第一義。

世諦法故，說名菩薩，說名色、受、想、行、識，乃至一切種智。是菩提中無法可得，以諸法性空故。諸法性空當不可得，何況得初地心乃至十地心，乃至一切佛法當有所得，無有是處！如是，菩薩摩訶薩行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利益衆生。」

以上是須菩提問佛：若衆生畢竟空，菩薩爲誰故，行般若波

羅密？佛告以：菩薩爲一切實法故，行般若波羅密，實法即是實際。

初發意菩薩，但爲滅衆生苦故，發大悲心。苦者，所謂老、病、死等，及身心衰老。云何滅是苦？尋苦因緣，由生故，何因緣故有老、病、死？以有生故。

衆生不知由生有苦，若遭苦時，但怨恨人，自不將適，初不怨生，以是故增長結使，重增生法，不知真實苦因，有生必有死，有死必有苦，是故知生實是苦本。菩薩既得苦因緣，復推生因緣，生因緣者『有』。『有』一分三種：欲有、色有、無色有。著是三者，起善惡業，是生因。

有因者，四種取，取因緣者，愛等諸煩惱。小者未能起業故，名爲愛；增長能起業故，名爲取。欲取、見取、戒取、我語取。取著是四事故，能起種種業。

愛因緣，三種受，受因緣者，眼等六種觸。觸名受等諸心數法，情、塵、識三事和合故，心中生受等心數法。根本雖三事，和合故生觸，爲六情依止住處故，但說六入。六入因緣名色，六入雖即是名色分，成就名六入，未成就名名色。色成就名五入，名成就名一入。是胎中時因緣次第，名名色。名色因緣是識，若識不入胎初，胎初則爛壞。識名中陰中五衆，是五衆細故，但名爲識。若識不入而成胎者，如一切和合時，皆應成胎。

識之入胎，是行因緣，行即是過去三種業，業將識入胎，如風吹絕焰空中而去。焰則依止於風。先世作人身時，然六識故，命終時業將識入胎。

今世業爲未來有故名爲有。今業過去世已滅盡，但有名，名爲行。是行因緣名無明，一切煩惱雖是過去業因緣，無明是根本故，但名無明。今世現在著愛，取多故，愛、取是名。過去世中，是疑、邪見處故，但名無明，今得一切苦惱根本，是

無明。

菩薩思惟：爲人從苦得脫故，求苦因緣。衆生過去、現在老、死等苦，不可得除，爲除未來世老、死苦，斷相續不令復生。過去苦已滅，無所復能，現在苦惱，先世因緣成就故不可却。但破未來世老、死等苦因緣故，破是生法，老、死等苦自然永滅。是故，菩薩欲滅未來世老、死等苦因緣生，得現在有等八因緣；一名有漏業，二名現在世諸煩惱，所謂四取、一愛。是二種煩惱，從二心數法生，所謂受及觸。

觸能生一切心數法，受前生故，得名觸是受因緣。受雖能生三毒，一切衆生，愛是舊煩惱。觸因緣是內六入。雖有外六入，內六入無故，觸等心數法不生，是故內六入得名。

名色是六入因緣，初入胎識，是名色因緣，名色在胎中，此中雖有六入，未成就未可用故，未得名字。既生嬰孩，未能有所作，但有六入。轉大有六觸，但有觸未知有苦樂。轉大受苦樂，未深愛著。無及成人，得苦生患，得樂生愛。求樂具故，取欲等四取，取時能起善惡業。若知先一世無明業因緣，則億萬世可知。若無明因緣更求其本，則無窮。即墮邊見，失涅槃道，是故不應求。若更求，則墮戲論，非是佛法。菩薩欲斷無明故，求無明體相，求時即入畢竟空。何以故？無明相：內法不知，外法不知，內外法不知。菩薩以內空觀內法，內法即空；以外空觀外法，外法即空；以內外空觀內外法，內外法即空。如是等一切是無明相。

菩薩求無明體，即時是明，所謂諸法實相名爲實際。觀諸法如幻、如化，衆生顛倒因緣故，起諸煩惱，作惡罪業，輪轉五道，受生死苦。初生時未有煩惱，後自生貪欲、瞋恚等諸煩惱，是煩惱因緣故，覆眞智慧，轉身受地獄火燒湯煮。菩薩知是法本末皆空，但衆生顛倒錯故，受如是苦。

菩薩於此衆生起大悲心，欲破是顛倒故，求於實法，行般若

波羅蜜，通達實際，種種因緣教化衆生，令住實際。衆生與實際不異，若衆生與實際異，菩薩不應行般若波羅蜜。異者，實際是畢竟空，衆生際是決定有。但求衆生實有不可得。今衆生際實不異實際，故行般若，欲覺悟狂顛倒凡夫故，行般若波羅蜜，令衆生住實際中，而不壞實際。

菩薩以方便力故，建立衆生於實際，而衆生、實際不異，一亦不可得。若是一，則壞實際相，所以者何？得是一性故。菩薩知是二法，不一不二，亦不一，亦不二，畢竟寂滅無戲論相。菩薩生大悲心，但欲拔出衆生離於顛倒故，教化衆生。

菩薩行般若時，以方便力故，建立衆生於檀中，說檀先際、後際空，中際亦空。衆生聞已發心，折薄煩惱，深著布施，菩薩憐愍衆生，先從慳中拔出，後著布施。是故菩薩爲說布施實相，所謂畢竟空。布施三世空，施者、受者、果報亦如是。莫著布施等法，若不念、不著如布施體相，如是布施者，則得甘露味、甘露果。甘露味者是八聖道分，甘露果者是涅槃。菩薩雖住實際中，以方便力，布施門度衆生。餘波羅蜜亦如是。

菩薩安立性空中，能行是布施等諸法。菩薩知諸法實相，住是中，能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諸法實相者，即是空。若一切法性不空，菩薩不應住是諸法性空中，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爲衆生說空性法：所謂色性空，受、想、行、識性空，乃至爲衆生說一切種智，斷煩惱習性空法。十八空，若性不空，是爲壞空體。何以故？十八空能令一切法空，若自不空，則爲虛誑，又若不空者，則墮常邊著處，能生煩惱。性空無實住處，無所從來，去無所至，是名常住法相。常住法相，是性空之異名，亦名諸法實相。是相中，無生無滅，無增無減，無垢無淨。菩薩住是中，見一切法性空。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退、不疑、不悔。何以故？不見諸法障礙者，以方便力故，度衆生。方便力者，畢竟無法，亦無衆生，而度衆生。

（下轉第24頁）



佛學對中國哲學的影響

蔡惠明

佛教在西漢末年傳入中國，最初依附於道術。當時黃老之學流行，佛教也被看作是學道成仙的方術。如漢光武帝劉秀的兒子劉英「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把黃老學說和佛教學說等量齊觀。兩晉南北朝時期，各種思潮紛現，而儒學思潮却呈沒落跡象。佛教高僧們通過大量翻譯佛經，又從依附於當時極盛的玄學中擺脫出來，使佛學成為中國古代哲學中的主流。隨着佛教的興盛，它與中國傳統的思想——儒學的矛盾也越來越尖銳。由於語言、社會觀念、哲學觀點和政治態度的差異，這種衝突的激化可以從范縝著「神滅論」和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的兩次大規模滅佛得到印證。

面對這種挑戰，根據佛教「隨緣不變」的原則，佛教思想會進行適應性的改造，使深受儒學影響的廣大民衆信仰擁護。這工作是由漢僧通過著書立說來解釋佛經完成的。可以說，佛學實現了中國化。如我國傳統的哲學着重經驗認識，輕理論思維，注意對生活本身的探討，忽視思考彼岸問題。孔子的「未知生，焉知死」，是有代表性的言論。老子哲學只從「天地之始」、「萬物之母」講起，天地萬物之前一片朦朧；莊子更爲乾脆，宣稱：「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所以對本體問題缺乏系統的論述，而在這方面，佛學作了相當精細的補充。佛教的「五蘊」教義認為，人生的本質是不自由、是苦；因爲受諸物質和精神條件的制約，生滅無常，沒有屬於自身存在的獨自性和永恒性。「十二

因緣」的教義，又揭示因果輪迴的原理。雖然我國傳統觀念中也有「因果報應」的成份，但這是建立在「天道」觀上的，所謂「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報應的主體不是行為者本人，而是他的家庭和子孫。佛教不同意這種說法，主張自作自受，個人行爲，由個人承擔後果。特別是佛教中的小乘有宗爲「因果報應」作了哲學的論證。有宗思想早期稱「禪數學」，後又叫「毘曇學」，它以「法體恒有」、「三世實有」爲依據，認爲任何個體，都有生滅變化，但這種變化，只是它的物種在特定條件下的顯現，物種自身是不變的。也就是說，表達物種的一般概念，所以概念也是實在的。這種觀點，被許多士大夫所接受，形成了「形散神不滅論」的學說，與范縝的「神滅論」對峙，在一段時期中，成爲古代哲學論爭的中心。

隋唐佛教大興，儒佛調和基本完成。佛教成爲中國佛教，建立宗派，完成體系。如天台宗獨造家風，標立方便法門，調和儒、道思想。又如華嚴宗學者李通玄，早年鑽研「易」理，後潛心於「華嚴」，撰述「新華嚴經」，用「周易」思想解釋「華嚴」。被奉爲「華嚴宗五祖」的宗密大師也曾用「周易」的「四德」元、亨、利、貞，配佛身的「四德」——常、樂、我、淨。禪宗和淨土宗由於主張「頓悟」和「持名念佛」而得到上至士大夫，下至貧民百姓的廣泛信仰。佛學思想在與儒學調和過程中，對儒學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宋明理學就是以儒學爲主體，大量吸收佛

教（特別是禪宗）世界觀與宗教實踐之後建立的。

北宋禪師契嵩曾作「輔教篇」，強調儒學是治世的。而佛學是治出世的。他著「孝論」十二章，系統地論證了佛學和儒學中孝道的關係，強調佛教重孝，稱「孝為戒先」。他又寫「中庸解」五篇，讚揚儒學的中庸之道。他在「上仁宗皇帝萬言書」中謂哲學道理「皆造其端於儒，而廣推效於佛」。由此可見，佛學雖然發源於印度，傳入中國後，經過歷代高僧對某些類似或一致的思想、觀點的讚同、推崇、吸收和融合，形成了中國佛學，反過來又影響中國傳統的哲學——儒學、玄學、道學等。

中國佛教宗派中真正延綿不絕的是在印度未曾成宗的禪宗和淨土宗。禪宗在唐代以後，成為中國佛教的主流。禪宗思想對中國哲學留下極其深遠的影響。禪宗和淨土宗之所以久遠而廣泛得到流傳的原因是由於其教理和修行方法的簡易，不同於其他宗派的繁瑣與複雜。以六祖慧能為代表的南派禪宗認為：人人都具有佛性，而「佛性常清淨」；人人都可「見性成佛」、「頓悟成佛」。如「壇經」說：「自性迷，佛即眾生；自性悟，眾生即是佛」。又說：「前念迷即佛，後念悟即佛。」「迷來經累劫，悟則刹那間。」否定印度佛學講究修行階梯層次，曠日持久的累劫修行。提倡「舉足下足，長在道場；是心是情，同歸性海。」「擔水砍柴，無非妙道。」淨土宗則早在北魏時，曇鸞大師提出成佛有難行和易行二道，只靠「自力」，沒有「他力」扶持，要修行成佛是艱難的。他根據「彌陀大經」和「小本彌陀經」的理論，弘揚「持名念佛」，肯定依靠彌陀願力護持往生淨土。唐代道綽大師繼承了曇鸞的思想，進一步把佛的教法分為聖道門和淨土門，認為離聖久遠，聖道門不是一般眾生所能悟證，只有淨土門簡要易行。他提倡的念佛為內因，以阿彌陀佛的願力為外緣，內外相應，往生極樂淨土。在這以前，原有觀想念佛和實相念佛。曇鸞倡導的包括觀想、實相與持名三種念佛；經過道綽到善導，轉到側重持名一門。這樣持名念佛以其簡易方便而流行中國古代窮鄉僻村，成為家喻戶曉，婦孺皆知的大眾信仰。禪宗和淨土宗傳播的佛學思想，成為中國佛教，區別於印度佛教的重要特色之一。

中國佛學還具有另一特色，就是統攝內部各類經典和各派學

說，統一各地不同的學風。在隋以前，由於南北朝的對立，佛教也形成南北兩派。北方偏重於坐禪、修行、布施、造像、建寺等；南方則側重於研究玄理與清談。表現為禪法在北方流行，義學則在南方較為發達。隋統一全國後，佛教學風由於南北交流，互相融攝，漸趨一致。隋唐佛教南北學風由差異到一致的轉變在於：強調定慧雙修、解行一致。如天台宗、唯識宗、華嚴宗和禪宗都強調理論和修行並重。天台宗本是坐禪一派，後經智顗大師確立止觀修法：止就是定，觀即為慧。唯識宗雖有較為繁瑣的理論體系，但也建立了由淺入深，從粗到細的五重唯識觀，作為獨特的觀法。唐代後期，宗密大師提出禪教一致，強調內心的意向應和佛的言教一致，消除禪、教對立。宋代延壽大師曾召集當時天台、唯識、華嚴三宗代表「分居博覽，互相疑質」，然後以禪理為準，統一各家學說，編撰「宗鏡錄」一百卷，成為融攝各宗的權威性著作，在中國哲學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延壽大師以禪師身份提倡禪淨雙修，後來被奉為淨土宗第七代祖。實際上宋代以後，淨土宗已成為「共宗」，成為當時佛學思想發展的主流。

趙樸初居士在「佛教與中國文化的關係」一文中，曾指出在一段時期裏，佛學會是中國哲學的主流。不研究佛學，就無法研究中國哲學。同時應當趕緊研究，端整態度。他寫道：

「胡適當年寫『中國哲學史』，半途輟筆，就是因為他不懂佛學，寫不下去了。再舉個例子，周老（建人）曾特給我寫了兩封信，要我們趕緊研究佛教。後來我去看他，他和我講，他曾和我國一個著名馬克思主義史學家住在鄰居，朝夕過從。這位史學家早年曾對佛教採取否定的態度，晚年開始系統地研究佛經，並作大量的筆記，並說自己在補課。他曾對周老說，在中國歷史上，佛教和文化關係如此之深，不懂佛學就不能弄懂中國文化。」周建人先生就是我國偉大的文學家魯迅先生的胞弟，著名的生物學家，他的「趕緊研究佛學」的呼籲，是很有見地的。我們應該把研究佛學對中國哲學、文化的影响這一問題提到日程上來。以上所述，主要是論述佛學對中國古代哲學的影响，由於筆者水平有限，手頭參考資料又不多，掛一漏萬，在所難免。但願拋磚引玉，借此引起大家的議論，把佛學研究推向新的高峯！

峨山夜月

法雲

一、小序

這是一個冬日的黃昏，在以陰天著稱的西蜀名城，冬天罕見陽光，時常天色陰沉。今天更是朔風凜冽，天容炭暗，他拖着遲緩的步子，兩手插在牛仔褲袋裏，在校園裏閒蕩，法國梧桐的林蔭道，現只剩下稀疏的黃葉和參差蒼勁的枯枝，偶爾被寒風捲起一片片落葉在地上滾動，發出悉索的微聲，平時坐無虛席的荷花池邊也冷冷清清，不復聞朗朗的書聲，同學們大都鑽進溫暖的圖書館或教室，只有幾個穿着太空服的小孩在桌球檯邊嬉戲，四周格外冷靜，他像徘徊的幽靈，步履蹣跚，爲了避開足球場傳來的喧鬧，他沉重的脚步慢慢繞過理科大樓，忽然，他雙眼圓睜，像是什麼刺痛了他麻木的神經。啊！就是這講演廳！牆上隱約還顯現一年前最激奮人心的通告：美國著名物理學家安格爾教授演講「現代物理學與東方神秘主義」他和她的不解之緣就從這裏開始，往事像幻影般一幕幕重複展現在眼前。

二、依稀往事

十年動亂以後的大學生，他們破除了現代迷信，勇於對民

主自由化的嚮往。希望開闊眼界，探索多元化的人生宇宙。特別這次講題新穎，前所未有，可能會涉及某些禁區，因爲科學的發展固然日新月異，但在這奇幻的大千世界中，很多領域尙屬空白或尙屬初探階段，諸如多度空間，超能力和心靈之謎等等。

由於對真理的追求和對科學的熱衷，真是群情激奮，盛況空前，當他趕到大廳時，已經擠得水泄不通，座無虛席，連窗臺上也擠滿了人。正躊躇間，他的中學好友，物理系周蘇一把拖住他，好不容易到他班上擁擠的座位中硬插了一席，他無意中發現身旁一位女同學正飛快用英文筆記，不由得對她暗表佩服。

當這次別開生面的講演結束後，大家興致很高，紛紛熱烈討論起來，物理系的同學暢所欲言地發表見解，一位瘦高個子搶先道：「在科學高度發達的今天，許多方面可稱人定勝天，唯獨生命的奧秘，仍不是人力可以主宰的。」

一個手上燃着烟捲的接着說：「自然科學只研究了自然現象，所以不會發現未生以前和既死之後的精神現象。」

「是啊！」周蘇也高談道：「科學研究的對象僅限於物，對於無形的心就無能爲力了。所以不能把電子顯微鏡下看不見的就認爲虛妄。」

他坐在他們中間睜大眼睛靜靜地傾聽，因他從小失去父母，由姑媽撫養長大，他性格內向，不善言辭，祇有默默地聆聽着。

這時那位寫英文的女生插話了：

「愛因斯坦曾預言研究內在的精神生命，其功能與力量無限，這可借鑒佛家的明心見性，若我人將一切雜念妄想統統摒棄，就能激發潛能，很多靈感將會源源不斷。」

他覺得這位女同學的見解非同凡響，這時周蘇待她話音剛落，突然道：

「喂！趙玲！你不是對校刊『科學新詩』感興趣嗎？」周蘇指着他道：「這位就是我的編輯好友！」

啊，他頗感驚訝地打量着她——她就是趙玲！大專院校智力競賽第一名獲得者，却這般樸素無華，這時見她抬起頭來大方地向他道：

「啊！你好！你就是寫『探索亙古之謎』的陳純？」

他不好意思地笑了：「很不成熟，請多指教！」

她沒有一般女生的時髦打扮，身着洗舊了的白襯衫，齊耳的短髮，架上一副白邊眼鏡，十分淡雅清秀。

「你的詩境開拓，很有韻味。」她爽朗地笑着說：「不過時代飛速前進，要表達新的意境很不容易。」

他似乎很有感觸：「對！今天安格爾教授涉及到印度的瑜伽和佛教的禪宗，古老的東方玄學與科學不但互相衝突，反可以互相會通。」

「是啊！你是學文科的，有條件研究一下博大精深的佛學。」

「哎！我對佛學真是一無所知！」他很誠實地說：「而且資料也很難找。」

她十分坦率道：「我祖父的書房裏有相當多佛經，我可以借給你。」

原來她的祖父就是聞名遠近的一代名醫——中醫學院趙老教授。

大概就是這追求宇宙人生真理的緣故吧，他倆逐漸建立起純真的情誼。

趙玲的家庭乃是有深厚學養的書香之家，父母都是中醫學院附院的醫生，一個小弟正唸中學，特別是那老祖父，不僅爲德高學富的醫界泰斗，且精研佛理，熱心公益，八旬高齡時常風雨無阻爲病家出診。每見他那鶴髮童顏的慈祥面容，陳純總覺得老人具有一種崇高的精神境界。

由於陳純自幼失去父愛和母愛，故趙家對他格外關照厚待，每逢周末，節假日，他照例成了她家的座上客，不論在精神或物質方面，趙家對他視同親人，他孤寂的心靈漸感到一種溫暖，一種安慰。

當陳純關於「中國農村經濟結構」的論文在聯合國召開的亞洲經濟研究學術會上宣讀，其新穎獨到的見解深受各國專家的好評，這在經濟系學生論文中能具如此學術價值實屬難得，趙家特地設宴表示慶賀，趙玲的媽，關切問道：

「陳純啊，你的專業很出色，爲什麼不報考研究生呢？」

他羞怯地笑道：

「我怕英語過不了關！」

這時趙玲毛遂自薦道：「Let me help you!」

他真是喜出望外，這樣不需要等到周末，時常可以跟她在了一起了，「那真太好了！」他又顧慮道：「但恐怕會耽誤你的「托福」考試。」（去英語國家留學的英文考試）

趙玲懇切地笑了：

「教學相長嘛！你這人哪，真像個大姑娘！學外語首先要大胆，Dear, Don't be shy!」

他的臉微微發紅，低聲道：「Yes, dear teacher!」

常言說的好：「學問之道離不開良師益友」。她運用國外最新科學方法SO3R給陳純總結學習語音、語法的規律並製定了學習計劃，她又是一絲不苟的嚴師，每天背誦和書面作業不准拖延，起初陳純頗感緊張，經過她的定時輔導，他倆或在校園英語會話，或雙雙參加校際外語活動，或互致英文書信，或與外籍教師共度周末……

多虧她這位良師，陳純的英語真是突飛猛進，三個月後，不僅可講一口流利的英語，第一次參加全國研究生英語統考即獲優良成績。

陳純好學、渾厚、性格內涵，不像一般青年的浮華，贏得了趙玲的好感，他內心漸漸升起一種強烈的感覺，青春的生生活正像清晨的朝陽一樣充滿了希望，趙玲真是他心靈中理想的偶像，雖然他們很少進娛樂場所，甚至很少花前月下，然而他倆却情投意合地在未來理想的憧憬中翱翔，他發覺他的生命已離不開她，為何他竟十分支持她報考留學生？因他倆至真至純的情感，正如法國著名作家聖塔克喬貝里所言：「真愛並不是男女二人互相望着對方，而是兩人所望的方向是否相同。」

三、離情別緒

安格爾教授全國講學完畢，尚有一個重要的目的，是希望招收兩名品學兼優，可以造就的研究生到他加州高能物理研究所培養，趙玲不負眾望，以優異成績中選，行前一天，由陳純陪同，兩人騎腳踏車作環城郊遊，暮春三月，風和日麗，麥浪流翠，綠堤飛絮，可是一路上，陳純默不作聲，趙玲深情地凝望着他道：

「你在想什麼？」

他思緒萬千，想她形單影隻飄洋海外求學，不無惆悵：「我恐怕你在異鄉會感到孤寂。」

趙玲淺笑柔聲說：「無論天涯海角，只要有 you 一封書信，就會給我莫大的慰藉。」

後來當她衝口而出：當年居里夫婦新婚就是騎腳踏車旅行，他羞澀的臉上泛起了紅暈。

當晚在親友為她舉行的餞別會上，趙玲演唱了電影「知音」的插曲「人生難得一知己」。只有陳純知道是專為他而唱的。

第二天機場送別，陳純的日記忠實地記載了他倆的依依別情：「今天去機場送玲出國，在親友、老師同學眾目睽睽下，不容我倆單獨談幾句話。她不時對着我發怔，時間短暫，再不講幾句最後的話就要起飛了，但平時的勇氣不知跑到哪裏去了，只是淚眼默默相望。最後她和大家一一道別，當她走過來和我握手時，低聲用英語道：「心有靈犀。」我只得苦笑着祝福：「一路順風！」玲去了，我頓覺悵然若失，我第一次體會到離別之苦，正如「江淹賦」：「黯然魂銷者，唯別而已矣！」但為了遠大的理想，崇高的事業要忍受這黯然的離愁，我的心情難於言表，正如我給她的長詩最後幾句：

「效居里，結同心。」

探索亙古真理，鞠躬盡瘁，

嘔出滿腔熱血，染成桃花！」

感情是多麼純樸、真摯、高尚、聖潔！

四、飛來噩耗

桌上是他剛盼到的美國來函，他久久地端詳着那張隨信附來的近照，加州海岸邊雄偉研究所前的情影，是那樣青春煥發，神采飛揚，他也正要向她報告喜訊呢，他已接到著名經濟學權威楊維宗教授的研究生錄取通知書，他心裏感到無比的激動和欣慰，彷彿未來是五彩繽紛的充滿着光明和希望正在向他倆招手。

晚上他照例打開收音機收聽國際新聞，不一會，傳出一陣低沉的話音：「美國加州遭受罕見強烈颱風的襲擊，許多高大建築物被摧毀，海邊高能物理研究所也被捲入汪洋，著名物理學家安格爾教授和他年青有為的助手……不幸遭難……」

他脆弱的心靈猛然劇烈的顫抖，他呼地關上收音機，不敢再往下聽，嘴裏喃喃道：「這不可能，……但願沒有她……但願沒有她……」

他臉色慘白，頭腦昏沉，匆匆跳上腳踏車，飛奔她家而去，一到小獨院門口，裡面異常寂靜，他的心涼了，他輕輕推門，看見父親手裏正拿着電報，母親坐在床沿啜泣，小弟伏在桌上如同淚人一般，那德高望重的祖父也老淚縱橫，全家人默默無語，他突然感到整個世界霎時黯淡無光，只有老祖父抑制住悲痛向他道了四個字：「人生無常」，當時他實在不甚懂得其深刻的含義。

他頓覺天旋地轉，彷彿天塌了，地陷了。他模糊不清那晚是怎樣回到學校，那幾天老師同學是如何輪流陪同安慰他。

無論他們勸慰什麼：「天有不測風雲！」，「應以前途為重！」，「保重自己……」都對他不起絲毫作用，皆不能使他重新振作，他心裏好像有一隻利爪在不停地抓著、撕著，他的心臟已經碎裂了，此時他真正體會到絕望是一種什麼滋味，他年青的生命實在承受不了這樣沉重的又突然的打擊，一旦失去了她，一切成了泡影，他覺得他的生命已經失去了牠的光彩和意義。

五、除夕上山

寒假的到來，使他倍加難熬，同學們已紛紛回家團聚，爲了不讓姑媽發現他深深的痛苦，他寄回一信稟告：因爲準備研究生課程，故決意不回家過年了。

這十多天來痛苦的折磨已經使他麻木了，渾身感到精疲力竭，書自然是看不進去，他愈是想忘掉她，愈是想擺脫那些淒然的回憶，她的身影總是浮現在眼前，是那樣清晰往事偏偏那樣歷歷在目，真是：「剪不斷，理還亂！」

春節在即，到處呈現張燈結彩的新春氣氛，家家忙碌準備歡度佳節，不時還傳來陣陣爆竹聲，他現在親身體會到人們爲何稱過年爲「年關」。趙玲的祖父曾邀他去過年，但恐怕觸動他家的哀思，他決定不去了，然而明天就是除夕，他這時深刻理解以前一個潦倒文人所言「無書可讀，無家可歸，無路可走」的境地了，他感到惶惑，坐立不安，怎麼辦？向何處去？他感到一陣陣呼吸壓抑，彷彿痛苦要吞噬了他。

突然，他的腦際閃過一個印象，似乎那一部書上記載一位多愁善感的詩人，每逢佳節，總要獨自到人跡罕至的遼遠蒼涼之地去寄托其幽情，稱之曰：「寄情於山水」，他不由暗自點頭：「對，上山去！」他像一個勇敢的戰士一般，堅毅地作出了決定。

第二天拂曉，他冒着嚴寒晨霧，匆匆奔向車站而去。這長

途客車站座落在城南錦江畔，運氣不錯，還有今年最後一班去峨嵋山的客車，車站內外，熙來攘往的行人，肩挑着手提着大包小包的年貨，行色匆匆，忙着回家團年，他獨自惆悵地凝望着那當年洗濯蜀錦的碧池，現已只剩了淺淺的伏流，那水的顏色也變黑了，河風吹來，陣陣寒意，他不禁低吟：「自是人生長恨水長東！」

客車啟動了，他麻木的坐在車上，浮想連翩，感到頭昏腦脹，心靈異常空虛，翻開剛從地攤買來的「讀者文摘」，影入眼簾的大都是「影星」、「健美」、「韻事」等刺眼的字迹，使他心煩，他闔上書本，往屁股下一塞，閉目養神！

客車運行着，不一會，開始在山路上緩緩行進，車身不時左右顛簸，這時後座傳來低沉而清析的聲音：「喂，同學，你的書！」他懶懶地回顧，只見一位鶴髮童顏的長者正從座位下拾起他那本文摘。「謝謝！」他木然地接過書，順手插進書包裏。

乘客沿路紛紛下車，那幾個進城辦年貨的農民扛着麻袋走後，到終點站只賸下他和那位老人。他心想，這老者莫不是跟我一樣，別有幽情，年關山上尋找避風港來了，他徑自向山上走去，這時傳來老人爽朗的笑聲：「嘿嘿！年青人，佛家講因緣，你我除夕相遇名山，真是緣份不淺哪！」

他漠然的面上呈現一絲苦笑，老人又道：

「你是要去哪一座寺廟？」

「哼，就是前面最大的萬年寺吧！」

老人笑道：「啊，那太好了，我們同路！」

他們順着崎嶇的山道往上走，他無心觀賞這清幽的環境，遠山的積雪，當攀登那一段陡直漫長的石梯，他早已氣喘汗淌了，可是那老人步履健穩，滿面紅光，若無其事。因他初次上山，對情形毫無所知，他試探着打聽：

「老人家，我忘了帶證明，有學生證可以住宿嗎？」
「啊，沒問題！」老人笑道：「那，你是第一次到此旅遊囉？」

「是的！」

老人眼裏閃着慈祥的光芒：「你放心好了，等會我給你介紹住持法師，我的老朋友。」

「啊，謝謝！」

老遠能望見那供奉普賢菩薩的無樑磚殿，氣勢雄偉，在蒼松翠柏叢中閃爍發光，突然，有一位廿來歲的端莊年青和尚從小路跑來，一把接過老人的揹包，笑道：

「李教授，師父叫我來接你！」（這位老人原是東北某大學的退休哲學教授）

「哈哈！惟明師，接着電報啦！」

「是的」那位惟明師轉身對着他問道：「這位是……？」

「啊，我的新朋友，西南大學經濟系的陳純。」老人又向他介紹道：「惟明師是我老友的徒弟，剛從佛學院返寺度假。」

從通往寺門的長長石級，可望見一位身材頹長，風度飄逸的長老正站在山門的松蔭下，他就是住持宏傳法師。兩位老友一見面就寒暄起來：「阿彌陀佛！」李教授雙手合十道：「竹徑松塢公占却！」

法師欣然應道：「最喜風雨故人來！」

長老那清癯、慈祥的面容十分和藹可親，他對陳純除夕來寺很表歡迎，並立即叫惟明去準備房間，法師慈和的笑容和脫俗的談吐，傾刻間使陳純產生一種好奇和微妙的好感，他默默地隨同他們步入幽靜的寺內。

（未完）

永懺樓隨筆之八十九

天 鼻 通

偉陀菩薩開示說將派遣有人來助我一臂之力，還有女子與小孩來助，這事使我感到希奇。什麼人會來幫助我呢？我知道我的命運，歷來都是只有我幫助人。沒有人助我的。

對於菩薩的威靈，我向來都是很深信的，從不置疑，我知道必會應驗，不過我無法猜測這奇蹟怎樣發生。

我等待着，一天又一天的過去了，都沒有什麼人來，我想我也許需要多寫點稿給外界刊物來多賺些稿費，儲蓄一兩年，才可以僱人來替我做這件裝修了。對於菩薩所許的奇蹟，我不是懷疑，而是不敢冀求，我覺得不是自己努力過的不勞而獲，總是不大好。百丈清規說一日不作一日不食，這話用於其他方面，不也是一樣重要嗎？

有一天，正當我已經放棄企望而打算開始多賣外稿籌款之時，突然來了訪客。那是不太熟識的一家朋友。

王雄昌先生和他的太太，前一年初次來過，當時是隨羅午

堂伯伯來的。王先生坐在一角，一聲不响。當日有好幾位佛教友人一起來，其中有一位是英文名叫做 Mathew（馬泰）的青年，還有一位是後來才成為佛教徒的女醫生，當時好像還是天主教徒。

Mathew（馬泰）忽然說起他遺失了一隻愛犬，他問我有無能力可以看看牠現在何處。那時象人都眼看着我，好像是要看看我怎樣回答。

「我看見一隻大狗，是棕紅色長毛的。」我把腦中出現的畫面描述出來：「耳朵長長垂下的，這大概是一隻 Golden Retriever 的變種，是不是？」

Mathew（馬泰）立刻說：「是的，正是牠！一點也不錯，牠現在何處呢？」

「牠已經不在世間了。」我說：「牠給捉狗人捉去，在狗監獄給打針處死了。」

馮馮

「說的都對」。Mathew 說：「你真是奇怪，怎麼會知道的呢？你又是第一次見到我……」

「我看見的。」我笑道。

在座各人都驚異地望着我，大家議論紛紛，本來默然不作聲的王太太這時開口了。

「我的兒子也遺失了一隻狗。」她說：「請你看看牠的下落吧！我兒子添美，今年九歲，前年遺失了這隻狗，他哭了好多次，現在還在掛念牠」。

「待我試試找一找，」我說：「對了，我看見了！這是一隻全身黑色的小狗，黑毛亮亮，胸口有白毛，四蹄踏雪，肚子也是白毛，這一隻頑皮小狗，最愛多管閒事。這是你們的小狗不是？」

「對！對！」王太太驚異地叫道：「就是牠！是！一點也不錯，牠是全身黑毛，胸前有白毛，四蹄踏雪的！」

「而且，」我補充：「尾巴尖端是一點白。」

「對極了！」王太太說：「那麼，牠現在在什麼地方？是不是也給打針死了呢？」

「牠還在世間，」我說：「我看見牠跟兩三個小洋人在玩耍，一個六七歲大的小洋男孩拿着一個大圈圈，叫牠跳圈圈，我聽見他叫：「卜比，跳！卜比，跳！」」丹尼，跳！」

「哎呀！」王太太歡喜得流出眼淚來：「就是牠！牠的名字是叫做卜比，不是丹尼！」

「丹尼可能是旁邊小弟弟的名字。」我說。「因為我看見小狗跳圈，小孩大概五歲，也跟着小狗跳圈。」

「哎呀！」王太太說：「太神奇了！」她對大眾說：「正是這隻小狗！那年，我們因為運氣不好，賣了房子，要換一個地方，沒法安置小狗，我先生又住在醫院，我照顧不了小狗，只好把牠送去「動物保護會」收留，並且連圈圈也一齊送去——圈圈是特別買的，平時，我兒子就教小狗跳圈圈——我是偷偷送走小狗的，沒讓兒子知道，兒子放學回家，就問：我的卜比呢？他就哭了，我真的對不住兒子，幾年來心中都難過！去過保護動物會查問，都說牠已經被一家人收養了，我找了這幾年，都沒有找到牠……馮居士，你快告訴我，牠現在住在什麼地方？」

「好像是住在郊外素里埠的一處住宅，」我說：「我看見有很大草地，是郊外鄉村房屋的樣子。」

「是什麼地址呢？」王太太着急地問：「我們要去看看牠哩！」

「地址可看不出來，」我說：「只可看到大約的方向和道路，沒有把握一定找到。不過，可以開車去碰碰運氣。」

「不過，有一個問題。」在座有人說：「就算找到了小狗，人家肯不肯歸還你們呢？」

王太太說：「說得也是！牠既然和小孩們玩得那麼快樂，人家小孩當然不肯還給我們了。我還是不去找牠吧，我只想知道牠現況，那就安心了。」

「小狗開心得很！」我說：「我看見牠此刻在奧坎那根湖，站在小船的船頭亂吠，不住搖尾，牠的主人一家帶牠在湖中划船渡假，牠才快樂呢！樂得亂吠亂跳。」

「牠是很愛多管閒事的！」王太太說：「你都講對了，既然牠很快樂，我就安心了，我回家告訴兒子，叫他別再掛念」

牠。」

小狗卜比的事，成為王氏夫婦與我後來多年友誼的開始，以後他們常來看我，也帶了小孩來。

王先生數年前曾因使用電動鋸床不慎，截斷了左手的一部份，急送醫院醫治，醫生替他裝了石膏在前臂，誰料到石膏打得太緊，斷絕了血液循環，王先生是個老實人，凡事都是不願麻煩別人，寧願自己吃虧，他左臂被石膏紮痛死了，他也不敢去找醫生看，等到發現不對，才去問醫生。加拿大的醫生，不能說沒有好人，但是一般來說，架子蠻大的，約見醫生，比見皇帝差不多，若不是緊急情況，想見一見醫生，那就難了。好不容易地，王先生才又見得着他的醫生，而那位糊塗醫生，竟然說：「沒關係，不要緊，幾天就好了。」

王先生只好忍着痛楚，又過了兩三天。那時左臂已經全部「壞」死了，已經麻木腫脹，不能動彈。那時候，才送去醫院，割開石膏看，左臂全都死了！可憐王先生從此失去了一條胳膊，拜受那位加拿大庸醫之賜，醫院說假如不割除那條已經死亡的左臂，血毒可能蔓延全身，生命也難保，王先生只好忍受這些痛苦，從一個糾糾昂藏的大丈夫，忽然變成失去左臂胳膊的殘廢人，他受的精神打擊是多麼沉重啊！

跟着來的，真是禍不單行，他因失臂而不能保持職業，被迫將房子賤賣，籌款醫病和延聘律師控告他的醫生。那幾年裏，王先生和王太太，帶着六七歲大的兒子，失業，涉訟，破產，疾病，到處受白眼，親友沒有一個給予援助，那種身在異國，身受災禍的苦況，真是悲慘極了。

王太太麗瑛在那種困苦之中，表面上抑壓着心中悲痛來照料丈夫和兒子，可是精神上的痛苦，總是無法解脫的。她一家三口，在愁雲慘霧之中過日子，前途渺茫，徬徨無主，被迫賣

屋，被迫送走小狗卜比以後，精神更加痛苦，有一天，她放工回家，另走一條街道，忽然看見了路旁有一座小小佛寺，她心中就立刻感覺到鼓舞了起來，她好奇地走入佛寺去看看。

那時候的這座佛教會，原本是一座基督教堂，被一些熱心的佛教徒合資買了下來，改為佛教會，剛成立不久，教堂的外觀仍是基督教色彩，內部也還未能全部改觀，只有小小的佛龕一座和小座的佛像。王太太進去，一見到佛像，立刻就好像見到慈愛的父母一般，她從小喪失了父母，受盡了人世辛酸折磨，此時一見到觀音菩薩聖像，她立刻就感動得好像見到了慈母一般，有一種無形的慈愛力量，從觀音菩薩聖像傳了過來，王太太感激得熱淚盈眶，倒身下拜，跪伏菩薩座下，一切的悲苦，都在熱淚中向菩薩傾訴了。

從此她獲得了菩薩的加被，使她重新獲得了人生奮鬥的勇氣，她成為一個虔誠的佛教徒，後來又帶了王先生和兒子去拜佛，全家都虔心拜觀音菩薩，參加義務工作，為佛教服務，漸漸地，否極泰來，王先生的斷臂傷口痊愈了，裝上了不銹鋼義肢，也能上班恢復他的電鍍工作了。而且，還常常駕駛汽車義務接送佛教的法師們和講師，夫婦兩人幾乎是以佛寺為家一般了，他們的心情比從前好得多，控告醫生的事，也獲得了勝訴，獲得了一些賠償為數很少的賠償，扣除律師費之後，所得就更不足道了，怎能補償斷臂之痛？幸而王氏夫婦信了佛之後，一切都看淡了很多。

王氏夫婦在佛寺認識了負責義務領導及教育基本唱誦班的羅午堂老居士，羅老伯曾經在名山叢林學法七年，精通唱誦儀軌，溫哥華這家佛教會，創建伊始，未有僧寶駐守，全虧羅老伯負責組織及教導大家唱誦經懺與儀軌，貢獻至大，羅老居士及曉雲法師於一九七九年來加拿大出席世界宗教大會致詞及誼講佛經，我去拜望曉雲法師，而在佛堂認識了羅老居士，漸漸

成爲好友，我對他是尊稱爲伯伯的，他不時會帶一些佛教朋友來看我，那一次就是羅老伯帶王先生和王太太和一批佛教的朋友來的。

以後，王先生伉儷常來，有時也帶了兒子來的。那孩子很俊秀聰明，又聽話，一些也不淘氣，從不亂動我的東西，不像別的孩子，他們有些人一來了就滿屋子亂跑亂叫，或則擅自亂翻我書房內的書籍及裝飾物，或則爬上沙發上跳，不然就闖進臥室去捉迷藏，做父母的也任由他們，一些也不管教。甚至於有一對來自美國的大學教授夫婦，也是如此縱容孩子，我一轉眼不留意，他家三個孩子已經擅自開了我的電視機，把顏色開成鮮明刺眼的大紅大綠，聲音開得震天响。三個十多歲的孩子還把腳丫八字踏在電視機上，躺在地氈上看電視。在美加的人，縱容孩子，是衆所週知的，可也沒見過縱容得孩子到別人家去這樣子無禮胡鬧，而身爲父母的居然一句也不管教。

我很喜歡小孩子，可是不歡迎淘氣的小孩，所以我說明了不准帶小孩來我家大鬧佛堂，每次有人帶了小孩來，我都不由不提心吊胆，唯一的例外就是王太太的兒子添美，這孩子真乖，來了，自己坐下安靜地看書報，從不亂跑搗蛋，而且那麼小，已經跟父母信佛拜佛，偶然講一兩句話，却是叫人忍不住笑，例如：我有一次在電話中對他母親提及他家廚房的某種氣味，這小孩就說：「叔叔，你不但有天眼通，還有天鼻通呀！」。

佛經上可沒有天鼻通這名詞，九歲小孩那末一說，引得大家都大笑。從此我又多了一個外號：「天鼻通」，至今仍爲佛教友人的笑談。

天鼻不天鼻通？那是難說，不過，的確有幾件經驗，授人以口實，替我添了此一綽號。

佛教朋友之中，有一位蘇太太，某次打電話給我，我在話筒中說：「蘇太太，你今天搽的法國香水『巴黎之夜』好香，

透過電話傳來了。」

「哎呀！」蘇太太驚異，笑道：「我真的是剛剛塗了巴黎之夜香水呀！你就聞到了？」

我不喜歡香水與任何化妝品的香味，對之是特別敏感的。從此之後，蘇太太說她不敢搽用香水上我家佛堂來了。

另外的一次，我打電話給一位英國人的太太馥莎，她是印度人。在電話中，我突然說：「馥莎，你先去把爐子的火關掉吧，不然，那些草藥湯就會燒焦了，我已經嗅到了氣味。」

「啊！」馥莎叫了起來：「我真的在煮草藥湯呀！真的忘了關火呀！你怎麼知道的？難道你真的能看見嗅到嗎？」

「像柏油湯似的！」我笑道：「一屋子都臭了，窗子又不打開，臭到我這兒來啦！」

這兩處電話都在十多英里以外，不算遠。紐約一位朋友打長途電話來，我忽然對這位素未謀面的陌生人說：「你剛吃了什麼東西，口氣那麼臭！好像是臭豆腐燒肉吧？你說你信佛，怎麼吃這些臭葷呢？」

這位先生大驚地說：「對不起！對不起！我剛剛是請朋友在家吃飯，難得買到了些罐頭臭豆腐，內人用它來燉紅燒肉，沒想到被你知道了。」

「那肉臭得薰到我這邊來了，」我感到噁心，就這樣說：「對不起，我很怕這些肉臭，你有什麼事要問，改天你不吃臭肉的時候再打來吧！」

我這些怪脾氣，漸漸都被人知道了。誰家自稱信佛吃素，却躲在家中大吃鹹蝦醬煮蹄膀，那是瞞不過我的，若是打電話來，我往往就會斥責地指出它，的確我最厭惡吃葷的咀吧呼出的臭氣息從電話線傳給我，我能看見人家樹內有些什麼東西，

那都是平常事了。

像來訪的王太太，就有好幾次在電話中被我這樣告訴她：「怎麼沒有？在碗櫥上面一層後面……」在第三層抽屜內就有一包甘草可以用了，我嗅都嗅到了。」

她有一次遺失了全部的身份證卡片，急得發慌，打電話來叫我幫她找，她說到處都找遍了，沒找到，我說：「沒丟，還有屋內，在沙發椅底下。」

「沒有在呀！」她說「都翻開來找過了。」

「再找！」我說：「把衣服一件件抖開來找。」

她還是堅說不在，但是後來打電話來說，在椅子底下的一疊衣服當中找到了，她問我：「你怎會看見的呢？」

「不是看見的。」我笑說：「是嗅到的，天鼻通呀！」

頭幾天，那是一九八六年五月三十日，我在樓上寫這篇文字之時，突然嗅到無比的奇臭，從十里之後的唐人街傳來，臭得我作嘔，那臭味，像臭皮蛋，又像臭死老鼠，又像臭大便，又像熱帶臭花。

「那是什麼東西？」我放下筆，朝着來源嗅嗅，就立刻看見一輛小汽車向着我家開來，車上坐了兩個人，駕車的是一位青年男子，大約十八九歲，旁坐的是一位三十多歲的婦女，車後的放物室有一只奇怪的東西，發出惡臭。樣子真怪。有很多尖稜的鱷魚皮刺，却是綠色的，是麵包菓麼？抑或是木波蘿？車上的兩人，我認了出來，是印尼華僑朋友L太太和她的小叔子。

「哎呀！不好了，」我大叫：「她和小叔子買了榴蓮送來了！」

榴蓮在南洋是被稱為「萬菓之皇」的珍品，空運到加拿大來，售價恐怕要二三十元加幣一磅吧？一個小如大波蘿的，就得花五六十元才買得到，住在溫哥華的南洋僑民，仍然不惜巨

金去買來吃，視為奇珍，好大人情，才送一只榴蓮給人呀！

我從未吃過榴蓮，只聽說過，在南洋是沒有人敢偷盜榴蓮的，因為它的氣味隨風飄好幾條村子，再也藏不住的。愛吃上癮的南洋人，却說榴蓮異香撲鼻「當了沙龍（一種裙子）去買榴蓮吃，」可是我嗅到却是奇臭無比。

我奔到樓下，大叫：「媽！L太太和她的小叔子買了榴蓮送來了，快來了！」

當L太太和小叔車子來到門前馬路之時，我已在大門等候了，我從未真正見過榴蓮，忍着臭，也要看看，人家真是一番誠意，花了大錢，買了南洋奇珍來供養我母親，我心中多麼感激！可是，那臭味，啞！

果然不是一只小型的榴蓮？

一說，大家都笑了起來：「果然是天鼻通呀！」

佛經並沒說有「天鼻通」，但是，鼻為五識之一，既有天耳通與天眼通的超感，嗅覺的超感，似乎也是會有存在的吧？五識本是相連互相為用的呀，稱為神通，其實不算什麼神通，毋寧說是生物本能的超常感覺，較為適當。

這些超常感覺，常人其實人人皆有，只不過被我執與欲惱，客塵等等遮蔽了，顯不出來，漸漸泯滅，他們不知道自己本來有超感，就去否定別人的超感，甚至於毀謗超感神通是迷信，是妖邪，是魔。

當代的新醫學與新科學，都已證實了超感的存在，而且正在大力研究發展它，希望運用它來做有益的事。很多太空物理學家與核子物理學家，他們的新發現與成就，固然得力於不懈的研究，以學理為基礎，也有很多是靈感的啟發，這些靈感，往往超越古典學理與理則學，像相對論，量子力學，粒子物理學等等成就，都不是古典的理則學邏輯所能解釋的或推論出來的，其中不少是從超常感覺的靈感出發然後推論而得，和他們相比，「天鼻通」也就不算得是什麼了。

（完）

虛雲老和尚遺相



六十歲時所攝

虛雲和尚

——長篇連載 佛教小說——

馮瑞

（續上期）

他此時的歡喜，真是難以形容，千辛萬苦，走了多少千里？此時總算越來越接近佛陀聖地了！他感勇氣倍增，他恢復了三步一拜，一路拜向恒河！

正當他在路上拜行之際，忽然在他面前的亂石堆中竄現出一隻東西，他剛拜罷抬頭，面對着一條巨大恐怖的眼鏡毒蛇，牠昂舉蛇頭，怒目睜視德清，向他噴吐尖舌示威，牠的頭頸部份張開，形成扁扁的圓殼，中央有巨大的眼鏡形花紋，又像巨大的妖眼，牠注視着德清，只要他畧一移動，牠就飛撲向他咬噬了。

德清經歷多少山野，見過多少毒蛇，也不會見過這樣恐怖的巨大毒蛇，他一看就知道這是劇毒的蛇王，他嚇得全身戰抖！

「佛陀啊！」他心中叫喊：「難道弟子真是那麼命途蹇乖？難道就被這毒蛇咬死不得來到聖地參拜佛陀？」

他在驚慌之餘，知道自己斷不能妄動，他記得觀音菩薩普門品，他知道他必須停止驚怖，他必須鎮定，最佳的鎮定方法就是把生死置之度外。

「蛇啊！」他說：「如果德清尚堪你一飽，你就請咬我罷！我決不閃避！佛陀割肉餵鷹飼虎，我又何惜此臭皮囊給一飽蛇腹呢？如果我毒發身亡，那也不要緊，我只要一心記住，一靈不泯，前往聖地拜佛！蛇啊！咬罷！我把身體施捨給你！」

於是他就泰然自若地跪在原地唸觀音菩薩聖號和佛陀，他又唸着普門品，他凝視着毒蛇的雙目，他唱唸既久，身體就開始自然地搖擺是有規律的，像古老時鐘的吊鏢一般，不停地來回左右擺動，起先，他自己是不知道的。

那毒蛇之王眼鏡蛇漸漸也跟着他搖擺起來了，牠昂首望着德清，起先還吐舌，漸漸就不再吐舌了，牠好像受了催眠一般

，呆呆地仰望德清，不停地左擺右舞。

德清跪着拜唸佛號，和眼鏡蛇對峙，互相扭舞，過了許久，那毒蛇似乎越扭越起勁，德清心想，莫非毒蛇回心轉意？莫非毒蛇也能聽聞佛號而皈依？可是這是不敢確定的，他不敢太過信任毒蛇，他寧可小心一點，他仍然不停唸佛，一面唱唸着，一面慢慢逐寸地跪着後退，現在他已經發現毒蛇是隨着他的身體而搖擺了。他就不停地搖擺下去。

他後退了兩三尺，心想此時不走尙待何時？他立刻猛地跳起，向邊跳出去，怎知那毒蛇陡然驚覺，牠突然彈跳起來，像箭般地射向德清，他犯了一個大錯誤，他如果繼續唱唸搖擺，慢慢後退，到了十多尺以外，那就安全了，不幸他操之過急，他低估了眼鏡蛇飛躍的能力，他不知道眼鏡蛇可以飛射咬噬在十尺以內的獵物，等到牠跳躍時，他才知道，可是也太遲了！

眼看毒蛇閃電般飛躍而至，他祇好閉目待斃，他急喊了一聲：「佛陀啊！菩薩啊！……」

突然旁邊大石後面飛躍出一團黑黑的東西，和那毒蛇互相碰撞，兩者同時落地！

德清驚魂甫定，看看自己並未遭蛇咬著，那地面上，毒蛇盤起尾部，昂舉頭部，怒目吐舌，向着那團黑黑的東西攻擊，那團黑東西，跳躍如飛，動作敏捷，快如閃電，快得德清看不清，不知牠是什麼東西。

幾個回合之後，那毒蛇已經落敗，由攻退為守勢，牠戒備地注視那團黑東西，現在德清才看出來了，那黑東西形狀畧似松鼠，又似黃鼠狼，只見牠小心翼翼地繞着毒蛇而伏行，突然地，牠閃電一躍，撲向蛇頸，等到德清看得清楚時，牠已咬住了蛇頭下兩三寸之處，那毒蛇已經無法咬着牠了，只有拼命扭動蛇身蛇尾來縛那大鼠。

德清驚愕不置，他向來只見過蛇吞鼠，從來未見過鼠吃蛇

的，他不知道這正是專門捕吃毒蛇的芒果鼠——眼鏡蛇的天然死敵。

眼鏡蛇的嘴吧張開，毒牙射出毒液，射到六七尺以外，幾乎射到德清，那芒果鼠等蛇射盡了毒液，牠就一口把蛇頸咬斷，鮮血淋漓，大口大口地嚼吃那尚在扭動掙扎的蛇身。

「阿彌陀佛！」德清駭然不置：「阿彌陀佛！」

或者這純屬偶然，或者這並非佛陀搭救，印度多產眼鏡蛇，凡是有此毒蛇之地，也必有牠的死敵芒果鼠無時不在伺獵之中。這種情形，是很普遍常見的。但是這次也未免太偶然了吧？怎麼就在千鈞一髮之際就來了芒果鼠捕殺毒蛇呢？

德清不能不歸功於佛陀和菩薩的庇祐，他認為這必定是佛菩薩不可思議的法力。或者甚至於毒蛇的出現也是一種考驗？總之他是心中充滿感激的，他繼續他的三步一拜，拜向佛跡聖地。

次晨，他看見恒河了！

恒河！這就是佛經裏時常提及的恒河！

德清和尙無限興奮！他的夢想終於實現了！

現在他站立在河岸，看見這遼闊的恒河！它寬闊得好似中國的長江下游南京一帶河面，它的江水混濁的黃污穢，較長江更甚，德清想不到這條佛教聖河會如此混濁！

此時正當春雪融解，上游喜瑪山脈褐融雪化為山洪，滾滾流下，聚匯在恒河裏，成為洪流，各條大小支流在柏特那附近匯合。那河面更加遼闊了，看來好像是海面一般，不過河水已緩慢了。

德清看到河邊草坡上，有好幾百隻白牛，牠們自由自在地徜徉休憩，沒有牧童看管，牠們頸上都掛有吉祥彩牌彩帶，這些白牛懶洋洋地，好奇地望着德清。

德清聞印度教視白牛為神聖，他猜忖此等白牛必然就是聖

牛了。

白牛成羣外面的江心水中，有一座婆羅門教神廟，矗立在一座大石崖上，神廟全部石建，依石而逐級上升，也有四五層，正中有一座圓錐形石塔，形式奇特，大石西邊，有一座兩層石樓，石柱石窗，石基臨水，對開又有一座小石，上面亦有一座迴廊石柱兩層樓房，頂上亦有尖塔，兩島都有大樹遮掩住樓僅一半，這河中寺堡，傳出來陣陣梵唱，全是男子聲音，音調怪異，隱約可辨他們不斷唱着：「喇嘛！喇嘛！」（RAMA, RAMA）婆羅瑪！」

德清頗感不解，婆羅門教怎麼唱念「喇嘛」呢？

再聽時，又聽見他們唱出：「哈理，基利斯那，哈理，喇嘛。」（Hare Krishna, Hare Rama）。

德清料想那都是婆羅門教的大神名號。

這基利斯那，是大神毘瑟那（Vishna）的第八化身，掌管生死，佛經內也常提到毘瑟那，只不過還未見到提及其化身之名號。

德清看見那恒河河畔，江水帶來了無數的泡沫垃圾，又有死貓死狗的腫脹浮屍，伴着人畜糞渣浮泛，再往江面望出去，又見有三五具人類浮屍，仆仰各別，手脚僵曲，皮膚赤紅腫脹，被江水緩緩推送而至，經過那座江心寺堡。

此時島上搖出一隻小船來，載滿一船印度人，僧俗均有，那些浮尸飄流到了小船旁邊，幾乎觸着船槳，眾人却都視若無睹，德清哪知印度人早已司空見慣呢？這恒河的浮尸，多得數之不盡，印度民窮命賤，早已從小見慣餓死溺死的尸骸了！

那一船人來到了北岸，紛紛登岸，見到白牛之羣，就都紛紛跪下向白牛膜拜，又唱「哈理，哈理。」

德清看得不禁歎息，他不願再走下去，他一拂海青大袖，轉身沿江溯流而行，他心中有說不出的感慨！佛說眾生平等。

眾生都有佛性，可是這些婆羅門教，置流尸於不顧，却去膜拜牛羣，他們自己個個骨瘦如柴，那些牛羣亦骨瘦如柴，肋骨可數！印人拜牛到了盲目癡迷的地步，豈非迷信麼？這樣豈非又是變相的不平等麼？

德清知道婆羅門教雖與佛教有些淵源，佛陀也曾師事婆羅門仙人，但是婆羅門教把人類分出等級，以婆羅門祭司為最尊貴，以操賤業的賤民窮人為最低賤，這都是佛陀所摒棄的啊！德清知道佛法主張眾生平等，但是也斷不會盲目膜拜牛羣罷？牛羣縱有佛性種子，但未經修行，也還不過只是混沌無知的血肉之軀罷了。

德清離了那江心的渣漢基拉神廟（Jahangira），逕向西行，他此時仍可遙見北面雲海的上面浮現的喜馬拉雅山最高數峯峯尖，冰雪巖巉的「永恒峯」在雲海雲潮上面傲視一切，從它的冰河融解流下而成的山洪，匯成柯西河（Kosi），一直奔流到恒河，來到渣漢神廟附近。那冰河上的潔淨晶瑩流水，怎料會來到此處，變得如此污穢混濁？

怎麼也想不到恒河是這樣污穢啊！他不住歎息！

他一路行走，看見河邊草地矮樹之畔，擺着一具又一具的腐尸遺骸，有些皮肉已腐爛，或則膨脹紫黑，蒼蠅羣集，禿鷹數十仍在啄食屍肉，有些屍體全身已被禿鷹與野狗吃光，骨殖散亂，只剩下頭骨連着半截頸骨脊椎，頭骨的眼眶空洞，長着蛆蟲蠕蠕而動……那些屍臭，比積糞尤為噁心難聞，被那太陽一晒，更加惡臭無比。

德清被那屍臭薰得作嘔欲吐，饒他修行已久，任他定力深湛，他能無動於任何外境侵擾，現在也無能抵抗這悲慘噁心的景象的打擊了，他不但鼻識嗅覺控制不住，他的悲哀熱淚也源源滾滾而流下來了。

看！這些屍首遺下的衣服不多，難見一幅破布之片，又見皮包骨肋，可見都是些貧窮的貧民餓殍！（未完）



香港佛教僧伽聯合會

短期出家開始報名

本港佛教一年一度之大型社會活動，今年已決定於西曆七月十九日舉行。

此項由香港僧伽聯合會主辦，備受教內外人士注目之暑期短期出家大會，會期一連七天，將假青山名利妙法寺舉行，目的係使佛教信衆有精進修習之機會，而教外人士亦可藉此親自體驗佛教出家生活。

短期出家大會原係參照泰國南傳佛教之習例，於十六年前創辦，本屆已是第十七屆，每年除大批在家善信乘暑假之便參加外，並有若干中外人士求授菩薩戒，終身獻身佛教者。本屆大會仍獲妙法寺之支持，共取錄三百餘人，參加男女，全部免交食宿費用，但必須遵守大會之規則與指導，不得中途退出。十八歲以下之男女青年，必須取得家長同意，方可報名參加。由於名額有限，故有意參加者，須早日携備近照二張及身份證副本，從即日起，於每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六時（假日照常），親自前往九龍深水埗元州街三四〇號豐祥大廈四樓A座，香港佛教僧伽聯合會填寫表格。電話：③六一壹七二七。

申請人如獲接納，該會將於適當時間發給通知，俾依時赴青山藍地妙法寺報到。本屆大會除由諸山長老主持各項隆重儀式外，並邀請精研佛理人士，作多項講演。

佛教法住學會

夏季進修課程接受報名

佛教法住學會為不牟利機構，本著發揚佛陀精神，推行佛教思想現代化，同時以開放的態度，對各種不同文化的應有價值予以肯定，每年舉辦一系列的課程，目的在培養讀書風氣，鼓勵進修。自八四年至今已舉辦了八期，每期均反應熱烈。

今年夏季課程將於六月八日開課。課程包括佛學、哲學、語言、藝術、修養各方面。

佛學有：佛學概論、佛學與人生、印度佛學、中觀哲學、佛學名著選讀、華嚴哲學、梵文佛典導讀。

哲學有：思考方法、哲學概論、中國人生哲學、儒家哲學、中國近代思想政治人物、現代倫理學問題、語言哲學、分析哲學、老子道德經研究、當代新儒家——唐君毅先生的哲學。

語言、藝術、修養有：實用英語、命理學、書法、篆刻、國畫入門、中國文化與音樂、電影藝術與電影欣賞、靜坐入門、太極拳、鶴翔莊氣功、粵曲、二胡。

學費廉宜，所有收入均用作服務。晚間上課，可自由修讀，或系統修讀累積學分以取得專修文憑。本季更新設短期的佛學及哲學普通文憑課程，修滿規定的必修選修共六項課程，經考試合格，即可獲發正式文憑。詳情請電：3-327882、3-780392查詢（下午二時至晚十時半），或逕到九龍油蔴地彌敦道494-496號晉利大廈六樓報名。

台十普寺六月十四日成立

中國佛教教育圖書資料中心

（本刊訊）台灣大部份的盲人機構大都是由天主教、基督教所設立，目前佛教對盲人弘法工作的推展和盲人點字書籍的提供，非常缺乏。現由一羣熱心正信佛教青年，成立一個專門為盲人點譯佛教書籍的機構，將於七十六年六月十四日正式舉行成立大會。

本資料中心謹承高雄妙通寺、永和覺苑寺、若暉法師、湛峯法師、蓮機上人、大乘精舍印經會、樂崇輝居士、慈雲雜誌社、台灣省城隍廟、游正華居士、中華民國愛盲協會、梵音佛學視聽文化中心、朱正祥居士，與十方法師、居士支持與指導，才得以從美國進口七部盲人點字打字機，為盲人弘法工作開方便之門，接引其皈依三寶，成為正信的佛教徒。其所需經費龐大，普願十方大德踴躍支持，隨喜參加，功德無量。

中國佛教教育圖書資料中心籌委會敬啟

第十四屆清涼藝展

五月五日起在台北展出

（台灣訊）由華梵佛學研究所、華岡佛教文化研究所主辦之清涼藝展，為現代佛教畫藝之新獻，展出至今已第十四屆。今年自五月五日至六日止，首先假陽明山中國文化大學大恩館佛教文化研究所展出兩天，接着自五月八日至十日止，假陽明山腰蓮華學佛園永明樓（在永明寺內）續展三天。每日展覽時間自上午十時至下午六時。展覽期間并有多項活動：五月九日下午七時至九時舉行佛教音樂晚會。十日（星期日）下午三時舉行佛教藝術講座，由該展主持人曉雲導師親自主講「般若廣照與藝術世界」。

此屆展出作品分為「佛國」、「法華經變」與「清涼」三個專題陳列。內容為現代佛教畫藝，綜合中國佛教藝術：佛像、經變與禪畫三方面發展，加以時代思想之賦予；作品創新，意境超然。「法華經變」是今年經變圖主題的創作，取法華經九品為題材：有「寶塔品」、「方便品」、「提婆達多品」、「普門品」、「藥草品」、「常不輕菩薩品」、「妙莊嚴王本事品」、「信解品」、「譬喻品」等。

中國佛教師範學院 佛學系 招生

本院以傳統之書院形式，輔以現代化、系統化之教學方法，培育佛教研究、宏法及師資人才。禮聘國內外專家、學者授課。

圖書館備有中、英、巴、日文之大藏經多套，佛學工具書及其他工具書多種。研究工具完備，採用開架式閱覽方式。

課程比照世界各國一流佛教大學最適當的佛學課程。一、二年級除本科外，並可選修外語（佛學英文、日文）。三、四年級課程，除聘請國內佛學專家，並將延聘國外專家學者授課。

巴利文、梵文、藏文等語文，佛學系至少選修一種，佛學研究所至少選修兩種。

現招收佛學系、佛學研究所學生。大學部修四年，並須實習一年。研

究所修二、四年。

報考資格：僧俗男女不拘，身心健康無不良嗜好者。男眾須服完兵役。

大學部：年齡卅五歲以下，高中、高職、專科等畢業。

研究所：大學畢業以上，或高級佛學院畢業，且程度優異者。

報名費：出家者免費。在家者一百元。

報名自七十六年七月十七至十九日三天，請繳學歷證件影印本及履歷表各一份，自傳一篇，最近之二寸半身照片二張。七月廿六日上午九時於廣天寺考試。

考試科目有國文、英文、口試。七十六年八月六日放榜。九月中開學。學生一律住校，本院供應膳宿。書籍及參考書自備。成績優異者可申請獎助學金。

報名地址：中壢市新生路三段青埔里五十五號廣天寺

電話：（〇三）四五三一五三五，四五三一六一〇

台北忠孝路一段廿一號七樓靈山講堂

院長：淨行法師

中佛會籌建大學委員會

訂校名為「私立中華大學」

（台灣訊）中佛會大學委員會日前開會決定，以「佛教私立中華大學」為名，向教育部申請核准；並立即發動全國各地寺院及信徒積極參與此項籌建工作。

佛教大學籌委會是由白聖長老擔任主任委員，悟明、成一兩位長老為副主任委員。了中、慧光、修觀等三位法師及劉繼遠居士為執行委員。

白聖長老表示，佛教大學之設立，是我國佛教界人士長久以來的共同意願與期盼。目前其他宗教早已有大學設立，如輔仁、東吳、東海等；再就美國、韓國、日本而言，均有佛教大學，惟有我國信徒遍佈全國，而無佛教大學，確是一大憾事。籌建一所大學非一人或幾個人之力所能達成，必須仰賴國內外熱心佛教人士響應，羣策羣力，共同努力。

捐 款 鳴 謝

何澤霖居士	港幣3,000.00元
蔡世亮居士	港幣1,000.00元
陳志偉居士	港幣1,000.00元
菲律賓華藏寺	港幣200.00元
心明法師	港幣200.00元
陳愛珠居士	港幣200.00元
莊金治居士	港幣100.00元
黃輝林居士	港幣200.00元
李宏輝居士	港幣200.00元
鄭華居士	港幣200.00元
李薇慧居士	港幣100.00元
侯果臻居士	港幣100.00元
鄭僧一居士	港幣250.00元
妙法寺	港幣 7,537.10元
總計	港幣 14,287.10元

一八二期收支報告

一、收入：

捐款項下撥入	港幣 14,287.10元
發行收入	港幣 1,560.00元
總 計	港幣 15,847.10元

二、支出：

印刷費	港幣 10,082.90元
稿 費	港幣 2,475.00元
郵 費	港幣 1,489.20元
什 費	港幣 1,800.00元
總 計	港幣 15,847.10元

內明雜誌社謹啓

本刊定價表

零售每册港幣 8.00

香港 全年十二册 (連郵費) 港幣100.00

台 灣

日 本

泰 國

菲律賓

新加坡

馬來亞

美 國

加拿大

英 國

歐 洲

澳 洲

全年 平郵 US \$16.00
空郵 US \$21.00

全年 平郵 US \$16.00
空郵 US \$24.00

內明雜誌社敬啓

調整定價啓事

本刊自一九八五年九月調整售價以來，近二年間，印工紙張等，均告漲價，迫無得已，自一九八七年四月一日(一八一期)起，酌量調整定價，以資挹注。茲將新價目附刊於後，諸希諒鑒爲荷。

籌委會決定，凡各界人士捐獻者，將於佛大正式成立時，予以立碑或編入校史內，及建立校史紀念館時刻名，作爲永久紀念。

爲支應建校費用，現已接受捐款，發心捐獻

建校基金者，可匯寄：

「中國佛教會」

郵政劃撥帳號「〇〇〇〇二四四一五」
並請在單背註明「籌建大學基金」字樣

出版人 內明雜誌社
社長 釋敏智
發行人 釋洗塵
主編 沈金山

社址 香港新界青山道22咪藍地妙法寺

Nei Ming Magazine Society

C/O Miu Fat Buddhist Monastery

22 Mile, Castle Peak Rd., Lamti, N.T. Hong Kong.

外埠流通處

美國 紐約美國佛教會

The Buddhist Associ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3070 Albany Crescent, Bronx, N.Y., 10463, U.S.A.

泰國 中華佛學研究社

Thai Chinese Buddhist Association of Thailand,
215/1 Puplar Chai Rd., Bangkok, Thailand.

台北 中山北路六段231號二樓天華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加坡 大坡大馬路二九八號南洋佛學書局

菲律賓 信願寺

1176, Narth St., Manila, Philippines.

加拿大 加拿大佛教會誠祥法師

The Buddhist Association of Canada, 100 South Hill
Drive, Don Mills, Ontario, Canada.

印度 悟謙法師

The Hsuan Tsang Buddhist Temple, P.O. Chowbaga,
Dist 24, Parganas, Calcutta-39, India.

香港 北角英皇道三九〇號亞洲大廈五樓C座佛經流通處

香港 灣仔道24號E2地下波文書局

香港 百德新街55號華納大廈五樓B香港佛學書局

九龍 金巴利道27號永利大廈二樓智源書局

承印者：文采印刷公司

電話：五 七 一 一 六 五 四

佛元二五三一 中華民國七六年

六月一日出版

每册定價港幣八元



△古陽洞裏佛像羣



△ 龍門石窟菩薩石雕像